



南冥別集
天



又 7
4097
1



門又伊7
號 4097
卷 1-3



南冥先生別集卷之一

世系

本質慶尚道昌寧縣自初祖以下相繼昌顯為

世名族云謹按墓碣及行狀皆以負外郎諱瑞為始而諱牒有高麗太祖德宮公主下嫁于曹氏諱謙生諱瑞云故從諱牒以謙為始祖又按平章事自奇之下少監瑞之上家傳諱牒有必監諱大才一世而今觀列行諱牒則梅溪舊譜中無大才而有諱允恭諱碩諱誼諱挺文四世故亦從刊譜錄之

曹謙	一世
瑞	二世
延祐	三世
漢知	四世
之賢	五世

大樂署丞
麗祖駙馬

刑部負外郎

門下侍郎
平章事

門下侍郎
平章事

門下侍郎
平章事

南冥先生別集卷之一

一



十六世	允恭 大府卿	十一世	思詮 門下侍郎 平章事	六世
十七世	碩 殿中給事	十二世	正鱗 門下侍郎 平章事	七世
十八世	誼 令同正	十三世	仲龍 門下侍郎 平章事	八世
十九世	挺文 典書	十四世	義文 門下侍郎 平章事	九世
二十世	瑀 少監	十五世	自奇 門下侍郎 平章事 先 生所撰 校公碣文 有曰我祖 昌山九代 平章	十世

二十一世	松茂 少監	二十一世	殷 中郎將娶 郭氏縣監 興仁之女也	二十世
二十二世	俊 少監	二十二世	安習 成均生負 娶文氏成 均學論可 容之女也	二十一世
二十三世	仁取 少監	二十三世	永 奉事娶趙 氏監察瑣 之也	二十二世
二十四世	大莊 少監	二十四世	彥亨 字亨之碣文曰寧性 醇方益事恭清始由 廷試北元授承文院 正字至判校歷二十 三年而補外鄙者二 日義興縣端川郡也 助天官者二佐即也 正即也作臺官者三 正言也持平也執義 也師成均者六為典 籍者三為司藝司成 者再正宗簿者一館	二十三世
	天吉 中郎將			二十四世

南真川集卷一

二

嘉善 生負 生負 生負

克明

宣務郎

景

暑

晏

生負

生負

昇

南冥先生別集卷之一

年譜

孝宗弘治十四年燕山君辛酉六月二十六日壬寅

辰時先生生于三嘉縣兔洞生而岐嶷 容貌粹然

十五年壬戌二歲生

十六年癸亥三歲生

十七年甲子四歲生

十八年乙丑五歲生

武宗正德元年中宗大丙寅先生靜重君成人先生

穎悟夙成有能言受詩書應口轉成誦不逐 誦輩戲嬉不執辨弄之具判校公奇愛之

二年丁卯 先生七歲

三年戊辰 先生八歲

四年己巳 先生九歲 病在席寬慰母夫人之憂 先生有疾方危

殆母夫人憂形於色先生持形立氣給以少間且告之曰天之生人豈徒然哉今我幸而生得為男天必有所與吾豈真憂今日慮至矣矣乎聞者異之

五年庚午 先生十歲

六年辛未 先生十一歲

七年壬申 先生十二歲

八年癸酉 先生十三歲

九年甲戌 先生十四歲

十年乙亥 先生十五歲

十一年丙子 先生十六歲

十二年丁丑 先生十七歲

十三年戊寅 先生十八歲 陪先大夫南歸 先大夫為端川郡自端適

而南歸先生陪來

十四年己卯 先生十九歲 ○是年南袞沈貞洪景

流徙廢錮者數十人先生乃知賢路之崎嶇

十五年庚辰 先生二十歲 並中司馬試又中文科漢城

試

十六年辛巳 先生二十一歲 輟司馬舉 是年加罪己卯諸賢先生自言科目

初未足為丈夫拔身之地况此小科乎遂不赴司馬試只就東堂三居一等先生目見時事不欲與世俯仰而判校公每勉以舉子業故不能並輟東堂耳

世宗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二歲聘夫人曹氏南平忠順

世衛瑋之女也

二年癸未先生三歲

三年甲申先生四歲

四年乙酉先生五歲專意聖賢之學先生借友人肆

理大全至許魯齋之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志學出則有為處則有守夫當如此出無所為處無所守則所志所學將何為於是始悟舉業不是心意背汗終夜不就帶燈明捐友人而歸自是刻意聖賢之學講誦六經四書及周程張朱遺籍既窮口力又繼以夜苦心致精研窮探索時當

士林斬伐之餘士習偷靡醉夢成風人視道學不啻如大市中平天冠而先生奮起不顧堅立萬仞造先聖賢遺像屏手摹大聖及瀛溪明道晦庵像對屏至今存焉

五年丙戌先生十六歲三月丁判校公憂奉裳帷歸葬

于鄉山判校公方有濟收之命而疾病不就遂構于三嘉上命復判校以下先生自京師奉裳帷歸葬廬于墓側身不脫衰足不出廬

六年丁亥先生十七歲

七年戊子先生十八歲眼闕作判校公碣銘李判書俊為外王父撰碣銘南襄見而驚歎曰不世出之古文也哀則古而義則粗程氏家傳放肆而中倫怨誹而不亂眾長畢集○哀之為人雖可怒可唾西於文有老農老馬之知不可以人廢言也

八年己丑先生二十九歲○六月文定王后升
巧莫測六月晦日 文定王后入宮七月初一日
大雪是時元衡氣勢稍張東宮已覺孤危兩尹勢
將相軋而強弱已自不同天之亦譴又如此時事
可知因絕仕進之意潛光林下學專為已往來棲
息于宜春之朋鏡臺

九年庚寅先生三十歲 等山海亭于金官之炭洞先生
清寒無以為養婦家頗饒於是奉母夫人就養于

金海因築山海亭于神魚山下控山臨海幽邃而
宏詒名其房曰繼明左右

十年辛卯先生三十一歲 書李原吉所贈心經後李相國
原吉先生少時友也以心經一帙贈之曰吾雖不

善而與人為善之意則誠不淺也先生受而書其
後其略曰余初得之悚然如負丘山常自警言六庸
信庸謹閑邪存誠岳立淵冲燁々春榮雖寫揭辟

中而心常越者多矣心喪而肉行非禽獸而何
然則非負李君即負是書非負是書即負吾心哀
莫大於心死求不死之藥唯食為急是書者其唯
安朝夕日用而不自已也努力無怠希顏在是

十一年壬辰先生三十二歲 書家圭庵所贈大學後圭庵
壽先生之友也以大學一部贈先生先生受而書

其後其略曰余初受氣甚薄又無師友之規惟以
傲物為高非但於人有所傲於世亦有所傲其視
富貴貨利蔑如草泥標忽矯舉常若有遺世之象
焉斯豈敦厚周信卦實底氣乎日趨於小人之域
而不自知也一日閱至許氏之說輒悚然自省愧
縮自喪深歎所學之無類幾狂了一世初不知人
倫日用事皆自本分中來也遂厭科舉之學專意
學問漸就家鄉入焉政如弱喪而不知歸一朝忽
見慈母之顏不知手足之踟躕舞友人原吉見而喜
之以心經授焉眉叟以是書與之當此時有若夕
死而無憾者焉由前則為小人由後則為聞道之

人轉移一寸之機謬於千里實由於微富貴一念
 有以啓出寡發一線路來也方知為善為惡皆必
 有基本如今日下種種日便生也但恐脚力疲退
 有不能勇往力行焉已善反之具都在是書吾友
 以是勗之與人為善之意奚啻斷金耶若力永謝
 之後猛則在吾而已當不以黃卷視之可也

京居居于金海前此往來京師題成中慮所贈東
 國史略後也成遇字中慮大谷先生之兄先生執友
 略曰嘉靖壬辰余自漢京撤家歸于金海舊
 在執仗成君中慮遺是遠別以為荒陬稽古之資
 余用朱墨點抹置之山海之墅索居林下山鳥為
 客蒼蠅與市時時披閱默坐馳懷長想有既耶○
 謹按用朱墨點抹分別人善惡純善則以純朱純
 惡則以純黑白中之黑則外朱內黑中之白則
 外黑內朱
 一覽了然

十二年癸巳先生三十三歲秋赴鄉舉居茅二三居一等
 此其景後

也○是秋先生居右道第二退溪
 先生居左道第一一時以為盛事

十三年甲午先生三十四歲春就明經試不利先生既輟
 親故就東堂而已丑以後志益踈焉至是

雖捷鄉舉專意性理不事講誦故竟不利

十四年乙未先生三十五歲

十五年丙申先生三十六歲子次山生生而秀異
 風骨不凡

十六年丁酉先生三十七歲請命母夫人不就東堂先生既棄
 舉子業及是年遂請命母夫人更不赴舉謝絕世

故蕭然自適潛修靜養而所造益以精深○大谷
 成先生曰公智明識高審於進退之幾嘗自見世
 衰道喪人心已訛風漓俗薄大教廢弛又况賢路
 崎嶇禍機潛發當是時雖有志於挽回陶化然道
 不遇時終未必行吾所學是故不就試不求仕卷
 懷良居
 山野六

十七年戊戌先生三歲除獻陵叅奉不就晦齋李

遺逸薦李霖亦薦之故有是命

十八年己亥先生三十九歲

十九年庚子先生四十一歲

二十年辛丑先生四十二歲

二十一年壬寅先生四十三歲

二十二年癸卯先生四十四歲晦齋李先生為本道監司

以書求見先生先生辭不見晦齋素聞先生重名及為本道監司來也

頻有書求見先生辭之曰寧有呈身舉子乎獨念

古人歷仕四朝歷四十六日吾知相公解故曰里

之日不久當向中相尋於安康里第尚未晚也○
晦齋嘗語人曰曾某譏我尚不退休慚負之

二十三年甲辰先生四十六歲六月子次山天畜犬爭食

猶然忽脹然曰陳氏百犬共宰吾犬則不然於心

宗有悞焉又嘗與群兒同學於山海亭一日有乘

輅者過前威儀甚盛群兒爭觀歎羨次山獨顧視

之曰丈夫事業豈在山也先生奇愛之及其天也

先生痛惜之嘗有詩曰每題李君所贈心經後李

年長痛哭六月十一日

字仲望先生生友也以心經贈之先生題其後曰

吾友李君仁惻人也嘗以謂天下無棄材推是心

不以余無似而棄之以心經一篇寄之與人為善

之義庸可量哉人無是心雖使言滿天下不過為

猩猩生而死矣張張然遭大喪而不知哀毀反指

服表為異物又從戮辱之是書也正似白晝大市

中平天冠也非但無人買之或加諸頭上則以潛

誅矣用是人惡山書視之為殺身之具不啻平天

冠也萬古如長夜人倫為禽獸只應默默送了一

世而已惜乎仲望無嗣篤學拳拳之像無以記之

於羹牆間余亦喪兒麗澤相益之十一月 中宗

義無以遺之於黃卷中俱可歎也

南冥別集卷一

昇殿

二十四年乙巳。仁宗大正元年七月。仁宗昇

避是年李苞尹元衡構殺桂林君及尹任柳灌柳

類蓋明廟幼冲嗣位文定王后攝政元衡以

構臨以為任等謀欲推戴與尹任相軋成隙乘時

遇皆先生之執友也俱被諫霖郭司諫琦成參奉

人憂

二十五年丙午。明宗大正元年春。春祔葬母夫人

于判校公墓之東原。石廬墓三年。一如前喪

植之。母判校諱孝亨之配嘉靖乙巳。葬于大塋之

東原先生曰。立石繫羊宜有刻也。微余以銘奠之

難矣。為其子難為其母難為其銘難。雖然。蓋曰。生

獨出。冷符之。雕荆玉也。終不能易。若大姊之。巧柔

於蚤。妾則求已之。而亦一難也。辭不獲。焉。夫。人。生

於事。生。禮。卑。幼。同。於。已。兒。謙。恭。如。不。勝。以。事。判。校

公。公。亦。敬。禮。未。嘗。有。姪。侍。見。人。貧。不。能。皆。葬。及。有

克。行。也。判。校。公。先。夫。人。卒。在。官。齋。慎。不。為。身。計。貧

如。寒。士。陛。階。通。致。只。有。一。馬。鬻。為。章。服。宗。夫。人。有

助。焉。耳。先。生。脫。然。欲。學。聖。人。便。罷。試。舉。用。力。敬。義

蓋。把。得。定。不。以。一。時。趨。向。為。進。退。究。其。自。修。之。地

有。非。非。婦。無。儀。非。宜。柔。嘉。准。則。孰。父。母。罪。閑。閱。之

洲。風。自。火。出。振。振。之。趾。寒。谷。有。律。克。生。賢。子。教。以

義。方。道。學。之。宗。儒。林。之。望。曹。門。有。碑。其。銘。在。口。無。愧。其。銘。綉。虎。之。母

二十六年丁未。先生四十七歲。服闋。因居免洞之舊業。田

甚夥歲或不熟家人尊食不繼先生怡然不以為意聞宋主廢訃為位哭之九月副提學鄭彥整啓曰良才驛辭朱書曰女主執政於上好臣美權於下國之危曰可立而待也李邕等抵掌欲以此為網打之計論殺鳳城君因加罪乙巳餘人一時名士殆盡無遺宋主廢亦被賜死先生常痛惜之

二十七年戊申

先生四歲除與社主簿不就

銓曹薦用遺逸

之士特命起叙六品職

創鷄伏堂

近舊宅另撰精舍名曰鷄伏取涵養如鷄抱卵之語

構雷龍舍

府前流結茅舍名曰雷龍取尸居龍見

之左

二十八年己酉

先生四歲八月遊紺岳山山在居昌縣界先生

偶遊於此或陽文士林希後朴承元間而馳到待與之同有浴川一絕○是年李洪男上愛告構殺

康惟善等三十餘人○按自己巳丁未大鐵之後人心不服清議間發元術等欲一成鉗制而李洪男告其弟洪流與康惟善等謀亂欲推戴毛山守好黨相慶遂成大獄肆連屠戮者至三十餘人蓋先生於嘉靖己巳已見竄承鄭賜之像便思君子夫夫之義而乙巳以後奸制國命士流為魚肉方是時先生有翔于海底氣象行藏之義豈易言哉

二十九年庚戌

先生五歲

三十年辛亥

先生五歲除宗簿主簿不就○吳德溪

健始受業於門

先生愛其篤實遂開示進學門

溪祭先生文曰士知所趨民服其德允矣吾師也先覺健也小生亦忝超侍為學之方識時之義

提耳警惰誇技諱至

三十一年壬子

先生五歲哭金三足堂三足堂先生負臨終命

謝及其奕往哭之橫墓碣 ○子次石生 ○答聽

松成先生書 聽松有四言詩諸賢和之聽松以是

傳玉札與諸公所詠二十年前不通消息於今始

達摠是摘樹明珠受賜無量所索四言詩和上嘗

以我詩非但玩物喪志之尤物於其每增無

限驕傲之罪用是廢閣諷詠近出數十載云

三十二年癸丑先生五歲答退溪李先生書 先生累

時退溪以大司成在都下為書勉起之其畧曰頃

者銓曹薦用遺逸之士 聖上樂得賢才而任用

之盛舉也況私竊以為不仕無義君臣大義焉可

廢也而士或難於進用者徒以科舉滯人雜進之

路則又其每下者此欲潔其身之士所以不得進不

藏踪晦迹遊趣而不屑就也今地舉於山林非科

目之涵超授六品非雜進之汚故同時之舉有若

成君守琛已赴免山有若李君希顏亦赴高靈是

二君者皆昔之辟官高即若將終身之人向也不

起而今也起是豈其志之有愛哉其必曰今吾之

出上可以成聖朝之義下可以展一己之蘊而

然耳繼而吾子有狴簿之除人皆謂曹君之志即

二君之志今二君既出曹君宜無不至者矣而吾

子則竟不至焉何耶以為人不知也則技在於幽

隱不可謂不知以為時不可也則主聖而渴賢

不可謂非時社門端居脩身養志之日久則其得

之之鉅而積之之厚施之於世將無往而不剗又

安有吾斯之末信如茶雕開之不願仕乎此深疑於

吾子哉吾子之所處其必有說矣○先生復書曰

平生景仰有同星斗于天曠世難逢長似卷中人

忽蒙賜論勤懇撥華弘多曾是朝暮之遇也植之

愚蒙寧有所靳耶只以構取虛名厚誣一世以誤

聖明盜人之物猶謂之盜况盜天之物乎用是

跼蹐無地日矣天誅天譴果至忽於去年冬腰脊

刺痛月餘右膝輒蹇已不得齒行人列踵欲蹈履

不能藏吾之短於人矣嗟可笑歎葦念明公有燃

犀之明而植有戴盆之歎猶無路承教於懿文之

南齊書卷一

地更有睥病不能視物者有年明公寧有撥雲散
以開眼耶○退溪又復書畧曰僕亦思當歸不得
何暇為人求
撥雲散耶

三十三年甲寅 先生五十四歲

三十四年乙卯 先生五十五歲 除丹城縣監不就上疏辭

職其畧曰微臣盜名而謬執事執事聞名而誤
為能文乎能文者未必有道有道者未必如臣非
但殿下不知宰相亦未能知也知其人而用
之為他日國家之恥則何罪在於微臣乎臣寧
負一身不忍負殿下此所以難進者一也去云
內臣獨後龍擊于淵外臣所以長想永息書而仰觀
皮盡而毛無所施也臣所以難進者二也
天者數矣噓唏掩扞夜而仰看屋者久矣 慈殿
塞淵不過深宮之一寡婦 殿下幼冲只是
王之叔孤嗣天災之時雖有才無周召位居鈞軸
何以叔之耶當此之時雖有才無周召位居鈞軸

亦末之何況一微臣才如草芥者乎上不能持危
於萬一下不能庇民於絲毫為殿下之臣不亦
難乎若賣斗筲之名而賭殿下之爵食其食而
不為其事則亦非臣之所願也此所以難進者二
也又曰殿下之所從事者何事耶好事尚乎好
聲色乎好弓馬乎好君子乎好小人乎所好存是
而存亡繫焉苟能致力於善尚之上忽然有得於
明新之內則明新之內萬善俱在百化由出舉而
措之國可使均也民可使和也危可使安也他日
末竭其心蓄以盡臣職寧無事君之日乎○先生
自上疏章後夙興衣冠危坐門外竟日不辭以待
命者累月自證元祐事以諫竟得無事之○從
石潭日記曰時權奸當國謹誤文定王后使士
林喪氣雖托公論薦用遺逸只是虛文而無宗故
無意仕宦因上疏
辭賤魚陳時弊云

三十五年丙辰 先生五十六歲 河覺齋沆始受業於門先生

愛其有才且篤志於學遂勸讀諸性理之書覽齋自是專尚為己之學於義理上日事講究先生每稱得人而教焉

三十六年丁巳 先生五十七歲 子次磨生

三十七年戊午 先生五十八歲 先生與金晉州泓李秀才

公亮李黃江希顏李龜巖同遊智異山 時泓為

使先生與群公約與之同遊是年孟夏十四日會

于泗川快哉亭登巨艦泛海由蟾津汜流而上入

雙溪寺上青鶴洞入神樂洞凡在山中十有餘日

先生作同遊錄其戲謔張弛之間登陟觀眺之際

觸物隨事發於言辭者多有警省人處同遊錄見

文集○退溪先生曰曹南真遊頭流錄觀其遊

歷探討之外隨事寓意多感憤激仰之辭使人凜

凜猶可想見其為人其曰一曝之無益曰向上趨

下只在舉足之間皆至論也而所謂明哲之幸

不幸等語真可以發千古英雄之嘆而泣鬼神於

冥冥之中 ○八月會東洲成先生于伽倻之海印

寺 先生去年入俗禪山訪大谷成先生時東洲適

歡數日先生戲東洲曰翁乎胡不歸乎東洲指大

谷曰為此老所挽先生曰此老其能繫維之耶東

洲慚謝及先生將行東洲豫設餞席于中路追而

送之執手泣別曰君我俾中年各接異鄉更而誰

可期耶遂以明年八月十五日會于海印寺及

方脫蓑衣云東洲此行大谷以詩送之曰南向伽

倻馬足輕遙期慶士此相迎鍾山若問躬耕叟為

報年添病轉嬰 ○鐘山大谷所居地名

三十八年己未 先生五十九歲 除司紙不就 ○五月哭李

黃江 先生往笑會葵 後撰其碣文

三十九年庚申 先生六十歲 ○子次訂生

四十年辛酉先生六十一歲遂入居于智異山之德川洞

先生以無嫡嗣將承重付弟桓遂入居德山蓄創奮所收僅穎而不絕先生照然常若甚饒

山天齋宅邊作精舍名曰山天蓋取諸易大畜之義也

四十一年壬戌先生六十二歲哭申松溪先生往笑會葬後撰其碣文

四十二年癸亥先生六十三歲金東岡宇顯始受業於門

東岡初拜門下先生出所佩囊中鈴子以贈曰此物清響辭警省人佩之覺甚佳吾以重寶與汝汝其堪保此否又曰此物在汝衣帶間凡有動作規警請責甚可警長汝其戒俱無得罪於此子也問

莫是古人佩玉意否先生曰固是抑此意甚切不止於佩玉也李延年亦嘗佩之

二月李

龜巖楨來謁初先生有志山居龜巖約與之同辛酉龜巖尹東京使人請於先生占基

作數間瓦屋終為空舍鄭僉知復始尹上舍光前題詩屋柱以讓之至是年正月秩滿歸家二月來

謂于山天齋因見其所構瓦屋及鄭尹二人所題還至先生所乃曰真樂在是浮榮可謝交戰而勝

然蓋喜其志而慮其終莫能就也居數日辭歸尋濫溪書院與姜介庵翼訪葛川林先生于廬所春

生自山居作咸陽安陰之行河覺齋坑河應圖柳宗智陳克敬等陪行至濫溪乃一臺先生書院也

遂齋宿明日風興謁廟退謂二三子曰東國諸賢中惟此先生庶幾無疵累矣姜介庵翼聞而馳到

同向安陰時尊川凡第丁考進士公憂葛川年逾六十日食數合米哀毀逾禮前此先生赴吊喻以

中制又致書陳其母以死傷生之義葛川勉從遂進蔬食菜羹至是先生委訪致慰焉士類多聚皆

言德裕之南有三洞山水明麗或稱桃源蓋往遊焉先生曰是行專以慰主人吾何他求姑待異日

與主人同遊耳

四十三年甲子先生六十四歲與吳德溪健會德山寺德

書及之○是年四月文定王后昇遐削奪元
衡官職放歸田里元衡自乙巳當國擅權至是年
八月丙子始極論其專權僭福之罪削奪其
芑前數年已斃矣於是乙巳被請名流收用不次
盧守慎金鸞祥李湛白仁傑柳希春皆列於朝朝
路一新○按自乙巳至乙丑二十年間奸凶當國
仇害善良天地其不閉乎賢人其不隱乎先生屢
除不能隱而不見及是奸凶斃黜朝著清明至明
年丙寅先生始出應召命雖以年邁
永貞不仕其始出處之大節槩可想見矣

四十五年丙寅

先生六十六歲

正月盧玉溪禎姜介庵翼

吳德濟健金東岡宇顯謁先生于智谷寺

德溪日記曰正

月初十日聞先生來智谷寺即伴邀盧令公禎諸
輩往智谷總渡溪橋而先生至十一日金宇顯來
盧令公禎姜翼盧裸鄭復顯鄭惟明林希茂隨至
四隣諸友雲集多不能容十四日陪先生下山諸
友各散先生知余將卜筮有地而往觀之周覽三
處至上頭最奇云是夜陪宿車難草亭十五日先

生來吾家出見吾孩提飯後先生歸送別及智
橋邊餞爵三杯佇立以送先生見余踟躇下馬相
顧有不盡意此二月與杰龜巖禎會斷俗寺巖
日懷抱甚惡

順天府使來省其先墓約先生會話于約俗寺趙
大笑軒宗道及若干士流陪往龜巖語及義理衆
慶先以治諸論十龜巖因問士族婦人有失行士
子可以治諸論十龜巖因問士族婦人有失行士
有有司治之大笑軒嘗以此稱道于士友間○退
溪先生與龜巖書畧曰南冥蕭寺之會甚適有
談論幸可因屈鄭寒岡速始請學於門寒岡祭先
得聞緒餘耶十五六歲時始得聞先生之風而
我慕之而癡矣貧遠無以自達於陪庭之下徒勤
星斗之仰未侍春風之座者殆將十年束修之將
曰自丙寅之春而幸先生之不鄙棄之而收而置
與之地而凡先生平生交遊經歷學行志業與夫
古今賢愚治亂得失世道時變邪正是非出處語
默之道進退行藏之義無一或我而盡與之問語

至於連日繼夜而不怠於是愚昧在妄之所以憐
概興起自堅立其情慢迺拙之身心者為如何哉

三月先生會盧三溪禎姜介庵翼訪葛川林先生

兄弟同遊王山洞先生又自山居由山陰作安陰

河應圖柳宗智李滯從到王溪家三溪禮致甚敬

遂溪先使人通驂慕堂且邀介庵明日同向安陰

陪至家葛川倒屣迎門相揖就座先生仍進驂慕

堂謂曰子聰明過人無所不通夫以克之智猶慕

先務君子不以多能率人故不無內外輕重之辨

朱夫子晚年悟義理無窮日月有限遂棄書藝離

駁等事專於尊德性道問學終至集諸儒大成之

豈非後人所謂法也曉慕堂拜謝先生曰曾此之

來人多言三河山水之明麗於心不忘也葛川曰

吾亦與不淺即與之同遊慕堂以微恙退遂先

遊猿鶴次至長水次至土山洞先生吟二絕一曰

碧峯高掃水如藍多取多歲不貪捫虱何須談

世事談山談水亦多談二曰春風三月武陵還霽

葛川精舍留五月被召不就八月除尚瑞判官

有旨再召始就徵十月入京命引對思

政殿翌日還山好賢之誠前雖有超授職而不敏似乏

就職予實愧焉當今遺逸之士豈不懇求乎待涼

時乘駟上來八月授尚瑞判官又下懇求論曰頃

因慶尚道觀察使姜士尚馳啟仍知老病不得

上來予心缺然予以不敏誠乏好賢以致如此亦

可愧焉相當藥劑下矣須勿拘於老病隨便善調

上以私騎上本道監司食物備給云先生始赴

召以適自都城拜至竹山路云先生始赴

者或上或下此何等時也相與一笑而別入城甫

拜上引見于思政殿因問治亂之道對曰古今

色中流水面寬不是一遊非分事一遊人世亦應

難葛川繼吟曰真源窮未了日暮悵然歸先生曰

朱夫子尚有始覺真源求未到之句後學豈合容

易自處於見道之域歟葛川改容謝之是夕還聚

葛川精舍留

五月被

召不就

八月除

尚瑞判官

有旨再

召始就

徵十月入京

治亂載在方策不須臣言臣竊以為君臣之際情
義相孚洞然無間此乃為治之道也古之帝王遇
情義相孚朋友與之講明治道今雖不能如此必復
流救之當如失火之家又曰方今生民離散如水之
主之學出治之本必預自得徒聽人言無益也
為故至問三顧草廬事對曰必得英雄然後可以有
昭烈同事數十年竟未能興復漢室此則未可知
也○謹按朱書中有孔明本不知學全學是駁雜而
出於申韓又曰誘奪劉璋似不義李果齋方子曰
孔明蓋緣凡事求可功成後取議於後賢故以此
對之○吳德溪日記曰十月十一日聞先生將至
曉發至漢江迎之至巳時先生來到陪來渡江而
西鄭典籍琢亦來到侍話當夕陪至李江界後民
宅退時江界居父憂在廬所○初三日先生入對
鄭子精設依幕往與之侍坐○初七日先生入對
便殿是日先生約以許過值士人多集門外一
謝絕士之不見先生者來訪要以余為媒余亦

知先生之意動輒辭之容散日暮先生乃至惟奇
大昂印拜○初八日先生與李一齋有約聞其至
即往見于士人金保億家○十一日陪先生出往
于江頭餞者雲集滿二船○十二日陪至靖陵前
拜別云○先生南還蓋玉溪以書問其處歸之由
先生報書畧曰植累承恩命禮宜一進拜闕
樓遲都下更欲何為耶明公朝夕入朝若無行
道之事而久留不進未免苟祿也○退溪先生曰
溪與南冥生並一世而未與之相接常切慕用之
松今其起應召命又見其合於君子隨時出處
之義其視混老躡病廢膠著一隅而將獲罪者一
何相去之遠耶○又答清香堂李源書云南冥必
有知南冥心事者方便論白故得停為南冥深賀
穆宗隆慶元年丁卯七歲
六月 明宗昇遐○

十一月下 旨召辭不就 教旨曰嗚呼濟川
標自古有天下國家者孰有不登賢俊不任鴻碩
而能興治道歟肆惟我 先王季年更化勵精求

理好賢有誠待士以禮愛命具僚被揚遺逸賢於
 是時特膺宣旨郵傳交馳布衣登對温語丁
 寧贊掖宗至蓋自東國以來所未有之盛事也景
 星爭覩而白駒難繫寵秩綏加而雲翮還騰洞
 寰正軫於則席慘痛終極於崩天眇眇予六小子
 嗣無疆大歷眼嫫嫫在疚惟不克負荷是懼若涉
 大水其無津涯風夜兢惕罔知攸濟此誠國家安
 危之會宗社存亡之秋也昔商之太甲周之成王
 問世之賢君也然稱副服之初未免有失德終賴
 匡救之力基業溥不墜矧予冲人入自私邸所戴
 慈恩揔攬權綱素無輔養之功顧闕體驗之實
 其於君德明暗政治得失人物邪正古今成敗豈
 能灼見嗣知隨事精察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也雖
 左右輔弼之臣晨夕薦謀任重道遠有退無進猥
 謬滋多過咎日彰茲予憂慄思慮于躬自取禍
 殃人有片善士有寸長思欲咸共理于朝况爾高
 義樹立卓異輕下駟世終而獨往蘊經世之材
 而深有用之學執肆予竭誠形諸夢寐幸毋以魚
 昧為不足與有為而幡然一起使予獲聞弘道之
 方益廣取善之路置莊獄而學齊語無負居州起

草廬而贊漢業效孔明則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豈獨無負於所學抑亦有以報知遇於先王也
 喪亂茂資邦本於卒殞心慘目予將時依養不恤
 緯而悲周室女惜園葵而憂魯國彼無知女子其
 於國家忠悶迫功至於此極以高賢超世幹時之
 器當難危之際尚不為哀憐遠然無動於心憂時
 愛君之義果與二女子何如大抵幼學欲以行
 窮養所以達施惟其時可否道是非而出處顯晦
 士君子行己立志不越於此矣若同室有難而尚
 聖閉門之守是持晨門荷蕢潔身亂倫者之為耳
 非所望於權時處道之賢者也嗚呼善人天地之
 經君子國家之基也予處藥棘之中豈為彌文粉
 飾之舉虛應故事而已嗚誠願試屈蒲輪許登龍
 閣嘉言讜議既以繩愆而糾謬高風峻槩亦以範
 世而師俗俾予涼德得免於顛躓之道寔所至懷
 賢其念哉○先生辭不就疏畧曰臣老甚病深罪
 深不敢趨命且宰相之職莫大於用人今乃不
 論善惡不分邪正云云蓋時有近臣於
 上曰曹植所學異又下旨召辭不就子欲見賢
 於儒者故以此辭

士之心一日惡於一日但年高之人如此隆寒或慮傷寒不克就道爾其勿拘遲速待時日溫知從容上來○先生辭不就疏畧曰請獻救急二字以代獻身因歷舉時弊十數條曰百疾方急天意人事有未能測舍此不救徒事虛名論為是與非亦山野棄物以助求取賈義名名不足以救實如畫餅之不足以救飢請以緩急虛實更加審度焉時主上方向儒學諸賢滿朝而朝綱不振邦本日壞先生蓋深憂念之故及之

二年戊辰 ○宣宗大王元年五月下 旨召上封

事辭不就 疏中先陳衰病難進之意次論人君出復曰臣之前日所陳救急之章尚未聞 天意急急如救焚拯溺應以為老儒貴直之說也未足以動念也 殿下若不棄臣言休休焉有容則臣雖在千里之外猶在 几筵之下矣河必面對老醜而後用臣若不好臣言徒欲 見臣而已則恐為棄公之龍也疏奏有 旨優答曰頃日所志予當

置諸座右觀省之際觀此格言益知 七月夫人終才德之高矣予雖不敏亦當留念

于金海之舊居 是年絕李龜巖先生

與龜巖初有交分後晉山河間微事起龜巖與其家門戶相連極力申救而且修書謝先生曰損為河門從兄弟所瞞輕言議制舌莫及罪安可逃痛悔前言之失實以致人議也云云後又救解於方伯不遺餘力故先生惡其二三其德而絕之其後龜巖之孫鯤鯨憤其絕交作辨詩張請悔殊甚相好及爾鯤鯨結湖人詆謗先生後三至而絕不見問吳長曰鯤鯨何如人長答曰鯤鯨果險詖一家之可難堪鶴峯撫背曰德溪可謂有子矣蓋鯤鯨於二為重叔而對以實故云

三年己巳 先生六十九歲授宗親府典籤不就 朝廷虛位以待者幾

年一

四年庚午

先生七十一歲

召皆辭

按自丙寅以後可

應召命者何也蓋是時先生年已七十矣豈可
以致仕之年為始仕之時乎世之人徒見其不佳
而遽疑其高亢一節之士不亦過乎

五年辛未

先生七十二歲

正月聞退溪先生訃

去年十二月

至是先生訃訃傷悼甚仍流涕曰生同年公同道
未相見豈非命耶斯人云云吾其不久乃於冊子
書士喪禮節要以授門人河應圖等曰四月特
吾歿以此治喪葬于山天齋後崗可矣

命本道

賜食物上疏陳謝

疏畧曰上橫道而偃
有土之羞也殿下

自任其憂臣不任私謝 聖上既下惠鮮之恩微
臣敢無斧曝之獻乎謹以君義二字鬻為修身整
國之本 上報曰省疏可見其憂國之誠雖在賦
畝未嘗少忘也甚用嘉焉若其所賜微物何謝之
有跋寒暄堂金先生畫屏 其畧曰庚午 主上錫
於召對問金宥弼遺

可得見乎亦宣李忠綽登對臣見一民家有金宥

弼家箴畫屏帖云先生之孫草溪守立為拏於忠
綽忠綽曰曾見於縣監吳彥毅之孫學諭溪初得
於其聘家許元輔之門改粒新絢以與金草溪登
溪年近八十為訪我於
頭流請記其顛末焉 九月吳德溪健來謁 德溪

曰去歲季秋尋拜山麓德
字之粹辭氣厲確六云

十一月盧玉溪禎來拜

至溪祭文曰去歲冬仲一躡山登雨洗疎松葉沒
幽徑拜揖庭階愈覺句止望公翔鳳自視 雙螳云
云 十二月寢疾 是月二十一日患
昔疽鍼藥皆不效

六年壬申

先生七十二歲

正月盧玉溪禎鄭塞岡速來省

寒岡來者留待疾半月而歸至溪亦來省而歸寒
岡曰向先生寢疾馳往者之則先生病雖云劇氣
宇清明論辯雄確了無一毫有異於平昔云行錄
曰十四日先生病甚門生等進曰請先生有以教
小子先生曰在百義理君輩所自知但篤信為貴
且曰諸朋友在此吾死亦榮矣且不見兒女悲啼

之態此是大段快事也又極論時事慷慨扼腕
有如平日字顯請曰萬一不諱當以何彌補先生
乎曰用處士可也此吾平生之志若不用此而補
爵是棄我也○十五日朝呼字顯等曰吾今日精
神異前始其死矣其勿復進藥以手拭兩眼清視
眸子精明無異平日又令開窓曰天日如許清明
也又曰書僻敬義二字極切要學者要在用功熟
熟則無一物在胸中吾未到這境界以死矣字顯
請東首以受生氣先生曰東首豈能受生氣每三
請之且言三終之說先生許之曰君子之愛人也
以禮遠東首先生既漸棄物米飯不入口終日沉
卧了了不亂○諸門弟子進曰藥物之斷固命
矣至於米飯不進恐非自然底道理先生
為進小許日夕而稍蘇復留連二十餘日二月初
六日李光友來候○命門人河應圖孫天祐柳宗
智等治喪以儀禮付河應圖等令復申命焉初八
日終于正寢正月六日道以疾聞上遣中使問疾

旁室不得近戒內外安靜笑謂門人曰死生常理
耳怡然如就寢○前年冬頭流木稼識者頗為哲
人憂先生果有疾不瘳卒之日烈風暴雨人以為
不偶然也○南師古善觀察辛未冬語人曰必微
精薄必於處士有災未幾先生病革越明年二月
終計未入京南師古又曰少微全無精靈士必已
凶俄而計至○又有李技華善象天一日於中夜
扣李士亭之藹之門士亭問故曰少微精忽全沉
也必於君身有災故來問士亭曰惡是何言計聞
命賜賻賜祭 贈通政大夫司諫院大司諫曹佐
即金瓚 論祭其文曰惟靈河岳正氣宇宙精英
矧資秀朝賦質純明蘭畦萬芽詩體之遶習文辭
藝超羣萃碩早見大義旁搜蘊奧粵孔類是期
是造天孫斯文士失所導雖真毀於媚于時好益
堅所志公不渝操餘事究詞望道愷愷爰有所詣
遂獻聲華捧瑜懷瑾高棲烟霞斯夕典墳益事講
廟卓乎山峻湖若涵河清標霜潔馨德蘭蕙永壺
秋月景星慶雲遠豈忘世憂深戚臣嗚呼此心亮

舜君民先王初載盜臣秉柄夷貪妬庶以邪
正三精幾警人紀將覆仰念深思誰因誰在
為國身捐謹言風發義正舜嚴孰謂鳴鳳此
謂公危公不少慄及茲季年宗祀忠激朝端
奸思賢訪德首起我公馳驟頻繁白衣登對
勅君答應如響魚水相投公思舊居式邁其
駒難繁興言在茲連予嗣服我非誠瀝忠獻
志屢煩于旋公乎遠愧我菲誠瀝忠獻章言
識宏朝脯對越以代袁舜庶幾公來作我股
生民誰望言念及此予心惻愴思昔隱遁代
光由務樹聲唐虞其昌魯連抗秦嚴光扶漢
一節尚或弭亂况乎義德金玉其貞捷身數
世重輕光燭一代功存百世榮贈雖如宣盡
伊昔恨何量眷彼南服山高水長天不慈遺
承隔此恨何量眷彼南服山高水長天不慈遺
老繼零國以空虛奈無典刑聊評洞
酌子懷之傷精靈不味敵我馨香 四月初六日

葬于山天齋後巖遵道命也一時名士未會至數百人

神宗萬曆四年丙子○創德川書院先生後後五年

齋孫天祐柳宗晉合議創立書院于德川洞在山
天齋而三里許萬曆壬辰燬于倭賊越十年壬寅
陳克敬李靜創晦山書院肅欽守希昌與多士共
河檀寺重創議創立於晚峴在三嘉

六年戊寅○創新山書院時河晉寶為金海府使

七年戊申黃世烈許景胤等重創
二十九年辛丑○創龍巖書院晦山舊址在峽裡

移建于香川在陝川三嘉兩邑之界宋
希昌文景虎曹應仁等相與志心敦事
三十六年戊申○二月 宣宗大

三十七年己酉

光海元年

賜德川新山龍巖三書院

額政院修書院云若 賜額以示褒崇之意則可

以尊動士氣其於吾道後學豈不厚甚乎 該曹回

啓禮曹啓曰故 贈大司諫曹植茂修林下篤學

力行其踐履造詣之切可無愧於古人 鄉里後學

宗而師之建立書院以寓景慕之意若自朝廷特

賢士之道可謂盛矣 依允啓下

四十三年乙卯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

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

監事 世子副誥文貞公 道德博聞曰文直道不

日館學諸生上疏請加 贈爵賜諡三月十五日

禮曹回啓曰先正臣曹植生當絕學之後以興起

斯文為已任操存之功踐履之實無非伊志願學

直造闡域水吾道之正統而不得大施避世以後

豈非儒林之長勳世道之不幸乎 頌遺風餘韻

激勵頹俗微言至訓於式後學而扶植綱常判別

義利今此諸生之疏出於尊賢之誠况今人心不

淑彞倫攸斁此正廢崇先正轉移振作之機也夫

謚者行之迹也有大行者受大名於法固然昔先

正臣金宏弼 贈承旨公論以爲例 贈不足表

異請加崇品於有議政之 贈此亦明有前例當

依儒生疏先加崇秩次議謚 號何如依啓 允下

四十五年丁巳 嶺南生負河仁尚等數百人以上

疏請從祀文廟未蒙 允 疏曰伏以國以道而尊

尚乎道為道而不本於學則國不國而道不道矣

然而道不可以虛行學不可以自明必有名世之

真儒作焉為道學之主宰作斯文之準的然後道

斯衰而學斯明紀綱以之而不墜邦國以之而不

夷人為之而國為國矣真儒之於國家不其重且

大乎是故古之明君尊尚賢士無間存沒幸而與

之同時則師之而不臣焉有謨則咨之有言則受

之而不幸而不得與之同時則建慕而欽尚之贈

二月其川集卷一

二十二

之以崇秩享之以明裡夫其意豈徒然哉蓋以為
不如是無以盡吾樂道尊賢之心而亦後學矜式
之方矣是以聖門七十子之親炙於函丈者與夫
歷代儒先凡有有功於斯文者皆得列從祀於
廟其義遠矣哉嗚呼天之生大賢也不數孟軻發
而道學無傳千有餘年而至宋朝群賢輩出真儒
並作吾道之亨於斯為盛然而廢揚陞祀之典始
舉於淳祐之末不可謂不幸而揚時李侗之賢獨
不得與焉則又豈非幸中之不幸也臣竊伏惟念
我東方名人碩士可稱者而道學之傳則無
聞焉至於麗季鄭夢周推闡性理倡明經學逮夫
聖朝開運文教大亨儒學之士蔚然作興如文
敬公臣金宏弼文獻公臣鄭汝昌文正公臣趙光
祖文元公臣李彥迪文純公臣李滉文貞公臣曹
植俱以命世之賢相繼挺生以道自任其所以傳
賢生有前後之不同而道無彼此之有異國家
之所倚重後學之所瞻仰亦豈有輕重差殊於其
間哉後祀一典宜無彼此之殊而聖朝廢崇之
命豈加於五臣而獨闕於曹植不免與宋之揚時

李侗之事相類寧不為盛時之龜典斯文之不
幸哉臣等竊恐後之視今猶今一視昔也此臣等
之所大懼也曹植之言行事蹟俱載集中昭人耳
目伏想聖鑑必已下燭而起矣臣等誠不敢
重費辭說仰溷殿下之益聞其所未聞而益信其所嘗
二者冀殿下之益聞其所未聞而益信其所嘗
信者也伏願殿下始垂察納焉夫曹植之為人
天資超邁氣宇恢廓端嚴方直剛毅精敏操履果
確動循繩墨莊敬之心恒存于中惰慢之容不形
于外聽雞晨興正席尸坐望之若圖形刻像不由
師承而默契道體學心以六經四書為本道必以
周程張朱為法反躬體驗腳踏實地恐操存之火
忽也則揭聖賢遺像於座隅慮者察之或忘也則
書敬義兩字於壁上置寶觀者終始無間知之已
精而益求其精行之已力而益致其力杜門閉卷
神會心融學記篇有其書神明舍有其銘至於天
道天命造道入德之圖亦無非教人為學之方其
有功於斯文實無愧於古之真儒三朝徵辟一
不就仕其特立獨行鳳翔千仞之氣像直若一毫
無意於世而愛君憂國之誠則眷眷焉不能忘焉

或時語及民 國未嘗不嗷嗷掩抑以至嗚咽而
流涕救急二字之獻時弊十餘之陳息息於辭謝
之章而又以明善誠身為人主出治之本而明善
誠身以敬為主予生為學用功不出於敬之一字
亦可見矣任道學之重念君民之寄可謂並行不
悖而道不遇時懷德遜世茲豈非道之不亨哉噫
領袖斯文宗匠父子之義者皆其力也是以同時
儒成運題其墓曰為學力行修道進德不可追配
前賢為來世學者之宗師運是清隱君子也一
言足以取信百世伏願 陛下追念當時之所敬
服而釋然於臣等今日之言也踐履之篤既如彼
啓迪之功又如萬萬乎哉嗚呼比年以來人心不淑
配者豈益偷不知道義之為何物寧問之為何事而
惟浮薄是尚偏私是事此豈非去賢已遠遺風餘
韻之在人 心日者日就沈埋堙滅而然耶臣等竊
甚悲焉 陛下及此時而特舉盛典明示崇獎聳
一時之瞻矚作萬世之楷範則人有矜式士知趨
向人心世道不期正而自正矣夫如是則 聖明

義理之學如日中天昭揭照曜迷道者知所歸而
為善者有所勸矣彼宋理宗徒有尊儒之名未有
尚賢之實者何足為今日道哉誠願 聖明深燭
此理無所遲疑敦崇儒之良意鄭重道之至誠特
命問世之真儒俾享文廟之必考以扶植斯文
以培養元氣則士習正風俗淳道以之而國以
之而尊○按嶺儒數百人會疏于高靈其時製疏
者非一而獨此疏乃鄭寒岡門人李壽之作而就
正於寒岡者也其言足以傳 信於後故錄之以備考覽焉 其後儒生請享疏嶺
南七度湖西八度湖南四度館與學合十二度開
城府一度王堂劄一度兩司各一度通計三十五
度而終未蒙 允

南冥先生別集卷之一

南冥先生別集卷之二

言行總錄

先生墓碑行扶俱載文集今不能盡錄節其言行實蹟旁探聞見遺事編

次如左

先生氣宇清高兩目炯耀望之知其非塵世間人物

此記先生氣質之粹義

○先生未冠豪勇不羈以功名文章自期有駕一世

軼千古之意讀書喜左柳文字製作好奇高不屑為

世體累捷發辭名震士林

此下記先生少時不羈之志

○先生自言余受氣甚薄惟以傲物為高非但於人

有所傲於世亦有所傲其見富貴化貞利蔑如草泥標

忽矯舉浩嘯攘臂常有遺世之像焉

○先生一日讀書得許魯齋之言惕然覺悟自是篤

志實學堅苦刻厲不復為俗學所撓飛揚不羈之志

一頓默化動靜語默非復舊時樣子此下記先生變化氣質

○先生聽鷄晨興冠頂帶腰正席尸坐肩背竦直望

之若圖形刻像

○先生操履果確動循繩墨目無滯視耳無側聽莊

敬之心恒存乎中惰慢之容不形于外

○先生威儀容止舒遲閑雅自有準則雖在忽卒驚

擾之間不失常度

○先生拂床開卷心眼俱到默觀而潛思口不作吾

伊之聲齋房之內寂然若無人此下記先生學問之功存養之密

○先生獨處書室整齊清洒書冊器用安頓有常終

日端坐未嘗見其隕憩頹倚之時

○先生足不踰門牆之外雖連棟而居者罕得見其

面

○先生讀書不曾章解句折或十行俱下到切已處

便領畧過

○先生嘗曰學者無多著睡其思索工夫於夜尤專

○先生博求經傳旁通百家然後斂煩就簡反躬造

約而自成一家之學

○先生以為學莫要於持敬故用工於主一惺惺不昧收斂身心學莫先於寡欲故致力於克己滌淨查滓涵養天理

○先生戒慎乎不覩不聞省察乎隱微幽獨知之已精而益求其精行之已力而益致其力以反躬體驗脚踏實地為務求必蹈夫間域

○先生特提敬義字大書窓壁間嘗曰吾家有此二字如天之有日月洞萬古而不易聖賢千言萬語要其歸都不出二字外也

○先生曰學而久主敬工夫則其為學偽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收其放心而已此是主敬工夫也

○先生以和恒直方為四字符以格物致知為第一工夫

○先生教以心息相顧幾以察識動微為主一謹獨法

○先生作金人銘書塞兌字為謹言戒

○先生常佩金鈴號曰惺惺子蓋喚醒之工也廷平李先生亦嘗佩之

○先生常束革帶銘曰舌者泄革者結縛生龍藏漠

冲

○先生愛佩寶刀銘曰內明者敬外斷者義

○先生嘗以淨盞貯清水兩手捧之終夜蓋持志之事也

○先生畫古聖賢遺像張在左右目存而心思肅然起敬如在函丈間耳受面命之誨

○先生於陰陽地理醫藥道流之言無不涉其梗槩以及弓馬行陣之法開防鎮戍之處靡不留意究知

此下記先生才高志強而無所不通

○先生發之文辭也初不經意而風驅雷迅不加點改奇辭奧意雖宿儒或不能看透

○先生常持詩荒戒以為詩人意致虛曠大為學者

之病故不喜述作

○先生中年答成聽松書曰常以哦詩非但玩物喪志之尤物於某每增無限驕傲之罪用是廢閣諷詠近出數十載

○先生晚歲嘗自言吾學古文而不能成退溪之文本是今文然却成就譬之我織錦而未成匹難於世用退溪織綃成匹而可用也寫大字頗適勁效雪庵兵衛森帖然未嘗留意自言其不成也

○先生居親之側必有婉容以善為養悅其心志衣煖膳甘亦莫不具

此下記先生處家之道

○先生在服哀慕泣血不脫經帶晨夜身未嘗不在几筵之側雖違疾亦莫肯退就服舍祭必備物烹調之宜滌拭之潔不以獨任厨奴必躬親視之有吊慰者必伏哭答拜而已未嘗坐與之語戒僮僕喪未終勿以家事冗雜者來諗

○先生與弟桓友愛甚篤同居一垣之內出入無異門

○先生家貧輕財好施克己為義分家產時先生以承祀受京中藏義洞家舍及居海上以與姊夫李公亮公亮以直歸之受而領諸弟妹之貧者一毫不自

取又盡以兔洞田產與弟桓迨其始還無立錫之地資衣食於弟妹亦曠然不以為意也

○先生於內子雖不好合終身不絕恩義

李黃江曰捷仲於其夫婦間尤有人所難能者而人莫之知也

○先生莊以莅衆閭遶之內內外外肅整其婢僕之近侍者不斂髮正髻不敢進雖其配偶之尊亦然

○先生於飲食細微之事必以正而不苟嘗往觀裴林泉鶴其家切肉為花木樣以供酒斝先生指之曰切肉只宜方正不當為奇巧狀

○先生婚姻喪葬祭祀之禮皆倣家禮取其大意其節文不求盡合於昏禮則以國俗行禮於婦家不得行親迎一節只令壻婦相見於廳事行交拜之禮蓋以是為復古之漸也又於昏喪不從俗設高排果床一時士夫之家多有化之者而風俗亦為之少變矣

鄭寒岡曰昏禮之廢久矣下之人固不可復然南冥先生酌古參今使之初昏相見闕親迎一條外其餘曲折高自依禮

○先生所居不栽花草惟松竹槐木而已

○先生深以出處為君子大節泛論古今人物必先

觀其出處然後論其行事得失山下記先生謹出處之節

○先生嘗謂諸葛孔明為昭烈三顧而出欲為於不可為之時未免有小用之憾若終不為昭烈起寧老死於隆中天下後世不知有武侯事業亦未為不可矣

○先生嘗著嚴光論以自見其志略曰士有上不臣天子下不臣諸侯雖分國如錙銖有不屑焉彼其所挾者大而所辦者重未嘗輕與人許已也屠龍之技不入於犧庖佐王之足不踐於霸都子陵之羊裘澤中自託於漁釣終不肯為漢小屈者豈非所挾者大

而然乎且考子陵言論風味則非矯情激物長往而不顧者也特伊傅之類而未遇焉者耳嗚呼使伊尹而不遇成湯則終死於有莘之野使傳說而不過高宗則終老於傅岩之野必不肯狂道而求合使子陵遇成湯高宗之君則又焉終老於岩穴為桐江一釣翁乎聖賢之心乎生民也一也而抑時有幸不幸也

○先生當 明廟朝累除不就嘗上疏於 上曰他日 殿下致化於王道之域則臣當執鞭於廡臺之末竭其心膂以盡臣職寧無事君之日乎

○先生嘗語宇顛曰丈夫動止重如山岳壁立萬仞

時至而伸方做出許多事業千句之弩一發能碎萬重堅辟固不為魑鼠設也

○先生視功名有如太虛中一片雲

○先生不能忘世憂國傷民每值清霄皓月獨坐悲

歌歌竟涕下

此下記先生不能忘世之意

○先生念生民困悴若洞癩在身懷抱委瑩言之或至嗚噎繼以涕下與當官者言有一分可以利民者極力告語覲其或施

○或言今之科舉決不可廢先生曰古有選士法士比肩而出者皆良才譬如養得林木棟樑榱桷之材

靡有不具比揀而伐之以構大厦養之有道而取不
遺材用自無不足矣

或人問使先生得行於世做得大事業否曰吾未
嘗有德有才而不長豈得當了事但尊舊惡獎後
輩推後多少賢才使之各效其能坐觀其成功吾
或庶幾焉

○先生惜世之君子出為時用要做好事事敗身佞
貽禍士林者正坐見幾不明相時不審又不知與元
豐大臣同之義也

○先生以為當國大事者不知幾不相時不協心強

銳自任胡亂作為或相前却因較勝負初非赤心謀
國只是徇私意而已

○先生燕居終日危坐未嘗有惰容對貴客不為動
接卑勿不以懈年踰七旬常如一日

此下記先生
接物之事

○先生言論英發雷厲風起使人潛消利欲之念而
不自覺

○先生長於譬喻引物連類明爽不凡亦有英氣太
露處雜以諧謔嘲諷之言

○賓侶之就省者見先生神色峻厲簡默少言必斂
容曲膝悚然敬畏終莫與之閑語譁笑

○先生一切世好親若草芥而不以此望於人

○先生受人好士不事表襮開心坦懷一見如舊豪

氣絕倫議論凜然儀表士林至於鄙夫野人皆知有

南冥先生而學士大夫識與不識稱先生者必曰欬

霜烈日六

○先生雖於鄙夫野人必和顏溫語使得盡其情為

善必面稱有過輒導於相識之人不諱其病痛因投

鍼劑使之自治雖踈遠不沒其長雖親愛不掩其短

○先生聞人之善喜動於色若已有之聞人之惡恐

或一見避之如仇

○先生聞人遭死喪之戚痛若在己救之如救水火

輕出貨力猶棄執柩

○先生每值國諱不聆樂啖肉一日有二三名宦請

先生會佛寺張飲先生徐言曰某 大王諱辰今日

是也諸公豈偶忘之耶左右失色驚謝亟命退樂去

肉

○儒生居接于斷俗寺乃火佛像焚經板其後齊進

謁先生謝其過舉先生曰後生務為調適則他日安

得見其進就也夫子之取狂簡者此意也但經板則

有可惜者存若能切以細鉅分作活字印出諸書則

南齊書卷之二
取彼家無用之物為吾家有用之器矣計不出此而有用之物俱付於灰燼中此可惜也

○先生在山海時林石泉億岭來訪因言途道甚險先生笑曰君等所蹈之路殆險於此也

○先生在山中有一士人遊頭流歷青鶴洞歸謁先生自言入青鶴洞見鶴之事先生曰此非鶴也乃鶴也因戲之曰君之此行徒自勞耳訪鶴而見鶴訪隱而見吾惡在其所得也

○先生常佩寶刀李相國陽元為本道監司來謁先生因詰之曰此劍得無重乎先生曰何重之有吾念

相公腰下金帶為重也李謝曰村薄任重恐未堪也

○李二相長坤晚年来居昌寧故土先生與渠有舊因過行一見語及其為咸鏡監司時道內凶荒涿民菴路前差賑救方急聞一州飢民甚多單騎不意馳往猝入賑濟所飢民無一口心恠之宿于公廨平明發行五里許一驛卒喟然曰此州飢民聚何處而死即駐馬嚴詰乃曰慮道行不意來到驅飢民於僻巷中空賑幕欺上使爾即旋馬令其卒先導直入其巷無慮數百飢民皆瀕死即捉致牧使杖啓聞因留一月為粥飯饋之皆有生意然後乃去先生徐答曰治

人誠多矣李解其意舉兩手指天曰願死者毋三而無忿色先生之意以為渠在己卯以兵判隨袁貞指揮不能救名流一人以活飢民自多故以此諷之渠亦自知而服其罪

○松溪嘗入京時先生因付藥債與之書曰初欲乞諸原吉而更料則一身病痛何關於世而向人乞求官藥乎誠所不敢

此下記先生辭受之義

○先生曰銓門如市無非苞苴事也固當一切謝去若在無權之地朋友有寄貲滄寧可不受耶若一切却之則無亦狹隘而非人情乎

○三足堂家富其卒也先生視之三足念先生貧乏遺令諸子歲遺之粟若干以視先生先生不受以詩復之曰於光亦不受此人劉道源所以胡康侯至死貧不言

○有新進少年踐清班擅盛譽先生一見告人曰觀其狹才目恃乘氣加人異日賊賢害能未必不由此人其後果登崇位陰結兇魁弄法行威士類殲焉

此記先生知人之明

○有士子有文藝未第其人陰猜媚嫉仇視賢人先生偶見於群會中退而語友人曰吾察於眉宇之間

而得其為人貌若坦蕩中藏禍心如使得位逞志善人其殆乎友人服其明

○李邕嘗出使嶺外邕曾以喜讀中庸為時所推以書抵先生論義理疑處先生答曰杞公以植棄舉業入山林意或積學有見而不知被欺已多矣此身多病仍投閑靜只保得餘生義理之學非所講也邕後卒

乙巳免魁

○先生取友必端其人可友雖在布褐尊若王公必加禮敬不可友官雖崇貴視如土梗耻與之坐此下記先

生交朋友之道

○一時名士如聽松成先生大谷成先生東洲成先生黃江李先生松溪申先生皆為知己友與成參奉郭司諫交契亦厚二人死於乙巳每念之未嘗不流涕與三足金先生交道最深嘗以天下士許之一時各士

以道義相交者固不止此此特言其交道之最深者耳

○先生曰吾友李君仲望口未嘗有訛詈疾遽之言心未嘗有忤逆忤害之萌貪於古而悅乎朋望之者志消忿釋知其為忠信人也

○先生教人各因其才而篤焉有所質問則必為之剖析疑義其言細入秋毫使聽者洞然暢達而後已

此下記先生
教後學之道

⊕先生教人必觀其資稟將順激勵之

○先生嘗語學者曰為學初不出事親敬兄悌長慈
幼之間如或不勉於此而遽欲窮探性理之奧是不
於人事上求天理終無實得於心宜深戒之

○先生曰濂洛以後著述輯解階梯路脉昭如日星
新學小生開卷洞見至其得力之淺深則只在求之
誠不誠如何耳

又曰今之學者全與古人不同宋時群賢講明備
盡盛水不漏後之學者只在用力之緩猛而已寧

有一毫不分門路詎望階梯事乎

○先生曰吾於學者只得警其昏睡而已既開眼了
自能見天地日月矣

○先生曰學者苟能收斂身心久而不失則羣邪自
息而萬理自通矣

○先生未嘗為學徒談經說書只令反求而自得之
○先生嘗語書夫曰老夫雖或有一分相長之力能
加絲髮於程朱立言乎其中有語錄易經難解處吾
亦不強求盡其閑語且如穿井初間汗濁掘盡澄澈
然後銀花子歷歷請勿欲一盡得累以歲月日有所

得然後見與老夫切磋等甚

○先生常繹語孟庸學近思錄等書以培其根以廣其趣就其中切已處更加玩味仍舉以告人未嘗苟為博洽以徇聽聞之美未嘗便為講說引惹外人論議

○先生與金孝元書曰於今直把大學者傍探性理大全二三年常常出入大學一家雖使之燕之楚畢竟歸宿本家作聖作賢都不出此家內矣

○先生示松坡子曰古今學者窮易甚難此不會熟四書故也學者須精熟四書真積力久則可以知道

之上達而窮易庶不難矣

○先生曰學必以自得為貴徒靠冊子上講明義理而無實得者終不見受用得之於心口若難言學者不以能言為貴

○先生曰遨遊於通都大市中金銀珠玩靡所不有盡日上下街衢而談其價終非自家家裡物却不如用吾一匹布買取一尾魚來也今之學者高談性理而無得於己何以異此

○先生曰世之學者其於四書厭其尋常讀之無異俗儒記誦章句之習而求者喜於聞見之書好著狂

功此所謂索隱行恠者不啻不知道體而終不能覲
覲其門戶矣

○先生與吳子強書曰熟看時尚痼成禱擅驅鞞渾
世皆然已急於惑世誣民雖有大賢已不可救矣此
實斯文宗匠者專主上達不究下學以成難救之習
公今不可不知此弊之難救矣

○先生嘗與同志之士慨然曰今之學皆每病陸象
山之學以徑約為主而其為自己之學則不先讀小
學大學近思而做功先讀周易啓蒙不求之格致誠
正之次序而又必欲先言性命之理則其流弊不但

象山而已也

○先生病今之士習偷弊利欲勝義理喪而外假道
學內實懷利以趨時取名者舉世同流壞心術誤世
道豈特洪水異端而已觀其行已做事徃徃專不似
學者所為俗學輩從而譏誚焉此固取名蔑實者之
罪也其間倘有真實為學者亦被假偽之名誠可痛
也然特患學不真實而已庸何病於此乎

○字顯初見求教先生曰沉潜底人須剛克做事天
地之氣剛故不論甚事皆透過

○字顯又請教先生舉古語誨之曰行己之初當如

金玉不受微塵之污

○先生與金孝元書曰如今時俗污毀已甚要須壁立千仞頭分毫解不為時俗所移然後方可做成吉人

○先生嘗謂學者曰為學要先使知識高明如上東岱萬岳皆低然後惟吾所行自無不利

○先生語字顯道曰汝等於出處粗有見處吾心許也士君子大節唯在出處一事而已

○先生謂字顯述曰天下第一鐵門關是花柳關也汝等能透此關否因戲言此關能銷鑠金石

○先生曰恒居不宜與妻孥混處雖資質之美因循汨溺終不做人矣

○先生謂門人曰吾半生有長處抵死不肯苟從汝尚識之

○李俊民奉母親為羅州牧時先生嘗往省之歸而語門人曰州有金千鎰者甚有名字然每着紅衣求見守令殊不似學者模樣出入官門要見官人非士子之行諸君切勿為之也

○先生被召時與一齋諸先生並在都下一齋以師道自居接引後學門庭填隘先生獨杜門掃軌或

有求教者至以戲言答之

此下記先生沉冥鞠晦之事

○先生與吳子強書曰性與天道孔門所罕言和靖有說程先生止以莫要輕說君不察時士耶乎不知洒掃之節而口談天上之理夷考其行則反不如無知之人此必有人謹無疑也當此時果儼然冒居賢者之位以作虛偽之首耶僕平生不執他技只自觀書而已口欲談理豈下於眾人乎猶不肯屑有辭焉君每不察

○先生語門弟子曰此何等時也何等地也虛偽之徒盡是獬豸於此而儼然冒處賢者之位若宗匠然

可乎吾欲混混處世無異於杯酒間人也亦何叫喚使氣若忘心者然乎今吾只是自守其身邁邁行走重名之下老夫非無所見而然也

○先生尚論古人不拘前言更求一段新意

此下記先生論

古今君子行事得失

○先生曰寒暄先生為部叅奉時鬼服百戲一依上官所指後生以其苟從合污為嫌先生當時自知名重不欲自別於庸人非大賢以上固不及此矣

○先生曰寒暄先生始號為簔翁曰雖逢大雨外濕而內不濡既而改之曰為名以露非處世渾然之道

也觀此兩事則先生德器謹厚出於天性人禍所不及者而終不免者天也

○先生曰復古學聖賢之道而致知之見不明當時大小尹之禍朝夕必發國勢抆捏愚婦所知猶不早退於官卑之日以至於負重而不可解流死異域恐虧於明哲之見也

○先生在山天齋有一文士入雙溪訪青鶴洞歷五臺寺來謁先生因言赭山為田山容濯濯此其欠也先生曰渠實自取疑然截然孰能犯之

○門人有論人之長短政之得失先生曰論人非君

子自治之急務時政亦非學者之所豫諸君姑舍是

○先生常患世之學者舍人事而談天理河公沆柳公宗智諸人天資高敏每談性命之理亶亶不厭先生曰下學上達自有階梯諸君知未

○先生在危洞雷龍舍時嘗養白鴨一雙方其汨沒淤泥緇污可惡及其沐浴清波鶴鶴其質先生感而興喟曰凡為自養不可不慎

○先生嘗論圃隱出處曰禍昌之是辛是王不容辨說其時幸眈穢亂朝家崔瑩侵犯上國非君子仕宦之時而猶不去是甚可疑

鄭寒岡曰南冥先生嘗以鄭圃隱出處為疑鄙意
圃隱一死頗可疑為恭愍王朝大臣三十年於不
可則止之道已為可愧又事辛禍父子謂以辛為
王出歟則他日放出已亦預焉何也十年服事一
朝放殺是可乎如非王出則呂政之立嬴氏已已
而乃尚無恙又從而食其祿如是而有後日之死
深可未曉

○先生曰一蠹蝨天嶺之儒宗也學問淵篤吾道有依
不幸為燕山所殺

○先生曰寒暄孝直皆不足於先見之明

朋友門人叙述

祭文中亦節取
要語並附于此

成大谷先生曰南冥吾常以為天上人物尊仰之不
暇

○又曰斯人吾不敢與之為友仰之若喬嶽敬之如
嚴師

○又曰公篤學力行修道進德精識博聞鮮與倫比
亦可追配前賢為求世學者宗師耳

宋圭庵先生曰先生脫然欲學聖人便罷試舉用力
敬義緊把得定不以一時趨向為進退

盧玉溪曰公受天正氣為世人豪潔誠內篤直方外

薛平集卷二
標確乎自守其介如石言論英發雷厲風烈憂時憫
俗動於容色

吳德溪曰元氣之會篤生哲人卓立海東蓋世精神
龍潛九淵鳳翔千仞明透鬼神勇兼行陣立定脚跟
堅節刻意涵省主敬斷制以義駕風鞭霆濶步遠指
剛方嚴毅絕直準平虛明洒落玉潔冰清良蓄陽德
雷開萬戶眼索幾微心衡古今休樂善燁燁春容
才屈命世志常愛物規民疲瘡血誠矜惻研畫救策
對人痛說隱非忘世窮豈獨潔士知所趨民服其德
允矣吾師展也先覺心得體用學非口耳百代人儒

三世徵士

鄭寒岡曰先生稟天地純剛之德鍾河岳清淑之精
才高一世氣蓋千古智足以通天下之變勇足以兼
三軍之帥有泰山壁立之像有鳳凰高翔之趣自我
而觀之宜其為振東方未有之人豪矣

又曰吾嘗聞於曾子之言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
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棄也惟先生之才之德
庶幾乎斯說夫豈東方再生之豪傑也不但難見於
後亦復難見於前

金東岡曰天性伉慨未嘗俯仰於人常與學士大夫

語及時政闕失生靈困悴未嘗不扼腕哽咽或至流
涕聞者為之竦聽其惓惓斯世如此然而由道守義
不肯自小以求用安貧固窮未嘗自屈以從俗故與
世長辭巖穴終古使其未試於廊廟而經綸之業零
落於烟霞嗚呼是孰使之然哉然其所得於性分之
內而亘萬古而不磨者則初不以用舍而加損也
金鶴峯曰退溪南冥兩先生並生一世倡明道學以
淑人心扶人紀為已任士子之薰陶漸染興起私淑
者多矣

神道碑銘

并序

許穆

先生姓曹氏諱植字捷仲甫其先昌寧縣人高麗刑
部負外瑞之後而中郎將殷之四世孫也曾大父國
子生負安習大父永不仕父承文院判校彥亨母淑
人李氏皇明弘治四年六月壬寅先生生於嘉樹縣
少豪氣絕倫學文章好讀左柳氏自負其奇才二十
六見魯齋心法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出則有為
處則有守惘然自失喟然嘆息而言曰古人為己之
學蓋如此刻意奮厲勇往直前既博於百氏反而守
約剛毅方嚴目無淫視耳無側聽莊敬不惰自成一
家之學以太一為宗以和恒直方為符以克治為先

以冲漠為本不喜論難答述以為徒言無益於躬行
尚志潔身不苟從不苟默不自輕以求用卓然有立
言學必先自得而貴高明常言曰譬如登高萬品皆
低然後惟吾所行自無不利以行已大方出處大節
為重作神明舍銘有曰九竅之邪三要始發動微勇
克進殺廝殺又書之曰沉舟破釜甌燒廬舍持三日
糧以示必死無還心必如此廝殺可言於吾心須有
汗馬之功教人必隨人資稟而激勵之不開卷講論
曰今之學者高談性理無實得於其心如遊通都大
市見珍寶奇玩空談高價不如沽得一尾魚聖人之

肯前儒既盡言之學者不患不知患不行其得之
淺深在求之誠不誠如何耳吾於學者喚覺昏睡而
已開眼能見天地日月談經說書不如反求而自得
之觀書亦不曾章解句釋領略其宗旨而已 中宗
明宗連以遺逸召不起 明宗特拜丹城縣監又不
起上疏曰國事已非邦本已亡天意已去人心已離
慈殿塞淵不過深宮之一寡婦 殿下幼冲只是
先王之一孤嗣天灾之百千人心之億萬何以當之
也何以收之也 殿下所從事者何事也好學問乎
好聲色乎好弓馬乎好君子乎好小人乎所好在是

而存亡係焉疏入不報明年上大召儒學成運李
恒林薰金範韓脩南彦經等先生亦在召中乃就
徵拜尚瑞院判官上引見忠故殿上問昭烈三
顧草廬事先生對曰必得人然後可以有為也然亮
事昭烈數十年卒不能興復漢室臣不敢知者也即
還山丁卯宣祖即位嚮用儒雅禮召甚至而先生
終不起上疏言君德故弊曰臣索居深山俯察仰觀
唏噓掩抑緇之以淚者數矣臣於殿下無一君臣
之分何所感於君恩而咨嗟涕洟自不能已也食土
之毛為累世舊民可無一言於宣召之下乎已已

特拜宗親府典籤不就辛未令本道賜之粟以賙之
先生上疏謝因進君義後年監司以疾聞上遣中
貴人問之先生已歿二月八日年七十二先生嘗作
佩鈞銘曰內明者敬外斷者義窓壁又大書敬義曰
吾家此二字如天地之有日月疾病呼鄭仁弘金宇
顯語敬義疊疊曰用工既熟無一物在胸中吾未到
此境戒內外安靜旋席東首而沒時有南師古者善
觀象曰少微無光處士之灾先生歿上祭之曰天
不憖遺大老小子疇依追爵大司諫其四月葬德
山光海時加贈領議政謚文貞先生別自號曰南冥

嘉樹有鷄伏堂涵養如雞抱卵之義也其溪上亭曰
雷龍亭尸居龍見淵默雷聲之義也晉州德山有山
天齋易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者也墳墓在
山天齋後德溪守愚寒岡東岡數賢者皆師事之德
溪曰刻意堅節守愚曰劉大越遠之才東岡曰烈日
秋霜之氣寒岡曰有泰山壁立之像退陶李先生曰
捷仲合於君子出處之義去銘曰
高潔自守隱居行義不辱其身不降其志不屈道而
循時高尚其事

八

趙綱

吾道之東久矣本朝 列聖率先登道岸斥異端尊
孔軌以菁莪棫樸養庠膠以玄纁禮幣聘岩穴至
中仁明三世尤加意斯術於是松都得徐花潭湖西
得成大谷湖南得李一齋南冥先生並峙于嶺南實
拔乎其萃先生嶺之三嘉人也隱於頭流山下踐蹈矩
矱佩服仁義必齋哉 學以顏子為準繩志以伊尹
為標的陋巷之不知簞瓢之不憂千駟之不顧萬鍾之
不受囂囂自得絕未有舍所樂為世意 徵招之禮歷
三聖不解益勤先生不得已而起赴 闕下 上賜
對前殿即 明廟時也 上首問為治為學之方俱

質言理對 又問三顧草廬事先生對曰圖復漢室
必資英雄故至於三顧 上稱善翌日還山初先生
辭丹城縣監也仍上疏極言國事非天意去人心離
上及慈殿乘輿亡少忌諱 明廟怒其語太直欲
罪之賴大臣力諫救而止其后 宣廟元年先生上
封事論人主治之本又論胥吏專國之弊數十
百言掣領痛快申折批擬識者以為覩破二百年國
家養癰雖倉扁何以加疏入 上優批以荅 召旨
粟肉前後相御者累年先生一決去乾不復幡然士
申春先生寢疾本道以 聞 上遣中使問疾至則

先生已逝矣訃聞特 命贈司諫院大司諫蓋嘗欲
以命先生者申其志又命有司賜賻又 命儀曹賜
祭郎將文以祭嗚呼先生之道在易蠱之上九惟持
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是已然其志以君民
為憂故率所餐於口不徒為處士之大言也昔羊裘
男子與帝共卧外無聞半辭禪補於漢室太原周黨
伏而不謁而已是雖宿高士名於一時雲臺博士范
升之譏隨其后先生則不然所上封事無非匡君之
事拯民救世之策千秋之士必有讀未半廢書而泣
者矣惜也 聖聖相緒而不能盡用其言歸咎無處

寧獨先生之不幸綱生也後去先生之世幾乎百有
餘載唯其昔客南土過先生桑梓鄉峭壁謁霄玉流
噴壑不受一塵之惹者况若挹先生之聲教其例也
徘徊悵然慕之者久之今先生之後孫察訪晉明晉
士浚明等與嶺之人士謀曰 朝家始賜先生以諫
議后加贈議故且有謚於法宜樹豐碑不墓道至今
無顯刻不肖敢以煩執事綱禮辭曰惡惡可不佞直
拘曲士耳安敢形容老先生盛德戴穢佛頭之譏是
懼然南冥先生之為秋霜烈日至今不泯於嬾孺田
畷之口綱雖不敏獨後是歟遂先叙先王純賢體遠

之異數仍及先生出處語默大節若夫先生為學次
第入道憤孟文章奇古先生道義友大谷成先生備
勸麗牲之石不遺錙銖他人畫蛇足則妄也先生諱
植字捷仲號南冥曹故為官族自麗入我 朝名卿
大夫不絕有諱彥亨選為吏曹正郎至承文院判校
以率先生皇考也娉李菊之女生先生先生娉南平
曹氏生子名次山苗而不秀置便房生若而人晉明
浚明孫也先生墓在頭流之綸洞山天齋後先生歿
五年學者創德川龍岩新山三處書院俎豆之嗚呼
先生人品甚高器局峻整識與不識見先生莫不加

敬先生於人少許可獨於退溪先生不以無一日雅
為嫌往復書牘甚數必稱先生后之論者或以為二
先生不相能異哉銘曰

方丈之山崑崙而萬丈先生之氣像兮百世所仰德
川之水泓澄而蕭瑟先生之道德兮愈往而潑
惟君子所慎進退出處兮不以道曷取夫隱道之難
行兮寧卷而懷兮滋蘭九畹 先聖王不徒微辟而
廢義之兮蓋將風之亨天下之士山海之洞雲物不
改兮負鼈蟠螭者先生神道碑耶我命刻之起遐想
於綠竹猗猗 考廟八年丁酉院儒數百人與先生
相議臨上書于趙龍河乞銘而

久不製送矣 先生諸孫更請於許眉叟既入
石之後此銘又來故並錄于此以備參考焉

學記類編後跋

鄭蘊

學記者南冥曹先生之所纂述也先生稟得壁立之
氣濟以高明之見早炳危機於數十年之前嘉遯山
中不見是而無悶專精敬義之學已至聖賢之域而
猶不自滿足乃於讀書之暇鈔錄前言往行之切於
己者編為此書以為修省之地程夫子所謂考迹以
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者非耶觀其為書首論道之
統體次及為學論心之要而皆為圖以明之入道之
階梯治心之規範瞭然心目如指諸掌此皆先生所

躬行心得之實而非空言也至於致知以下十餘條則尤切於日用而修己治人之方齊家治國之道靡不粲然備具末章聖賢相傳之說即孟子七篇末章之意而先生自任之重固有不可得以辭者噫使先生而行道於當時則其宏綱大用豈不足以挽回衰季之風陶鑄堯舜之化哉然而先生之道以遜而亨者也其於世道則有一絲扶鼎之功其於自守則有顏巷不改之樂百世之下必有聞風而興起焉者則先生之遇不遇有何加損於今與後也哉嗚呼盛哉蘊既不自量猥跋學記類編矣其後先生仲胤荅

原君評其子來諗曰此記之編非先生自編只於讀書時隨記隨劄以自觀省其編之成出於後生之手階梯次序未必皆中於理願以此意追補幸甚蘊亦嘗私有聞焉先生一生常以求知為耻有言曰程朱以後不必著書深以後學著書立言為病焉則學記之編非欲以垂後也乃信筆記錄之語也以類編次者乃後人尊尚之意蓋原君之言未為無所見也因書以復之

此本學記跋而今并學記為一帙故附見

此于

南冥先生別集卷之二

南冥先生別集卷之二

師友錄 此卷所錄皆是先生道義之交

松成先生

行狀

李珥

先生姓成諱守琛字仲玉昌寧人我朝初有諱汝完位領議政先生其六代孫也曾祖諱得識位漢城府尹祖諱忠達位縣令後贈吏曹判書考大司憲思肅公諱世純妣貞夫人金氏江華府使諱克愷之女左議政諱光國之孫思肅公立朝嘗有六臣鄭金氏亦賢夫人以弘治六年癸丑二月十九日甲寅生先

生于京城而異凡弱不好弄儻若成人矣性至孝族黨皆稱為孝兒既知讀書便曉大義恒加程規日益將訖正德甲戌先生二十二丁思甫公憂守墓于坡州向陽里哀毀過禮三年啜粥日上三食必哭盡哀躬執饌具不委奴僕晨起掃塋城焚香拜跪暮亦如之行寒溽暑不廢弟守琮亦齋孝有客過其廬感其孝誠投詩而去詩曰成門有二子孝行繼家君啜粥誠極日焚香哭徹雲禮神朝與夕謁墓曉兼曛一法朱文制當今此始聞服闋之後每值忌日先期一旬齋戒祭時哀慟如初喪素服終日不接賓客朝夕必

展謁于祠堂出入必告與守琮遊於靜菴先生之門俱有重名識者以英達許其弟而至於敦厚和粹則咸推先生也大學諸儒欲疏其居喪孝行于朝先生之友尚公震時居上庠止之曰某兄弟力學之士也將期大成不可使一善之名早聞於世也事不果上先生聞之稱其識量侍母夫人居晨省昏定必具甘旨兄弟怡之養志無違妻子貧窶不以為意己卯之士聲聞太盛先生以為憂且自丁憂後身抱羸疾自度不能與世俯仰遂閉門不出不事科舉家在白岳山麓於園北隙地松林中築書室數間扁曰聽松獨

處其中日誦大學論語手寫大極圖以玩索造化之
原自通書以下程朱之書悉類會抄錄常置座右以
學為樂不以外物累其心邪淫之聲未嘗經於耳不
正之色未嘗接於目也嘉靖辛丑朝廷方舉遺逸慕
齋金公將薦先生問于洪公奉世洪公曰欲求堪任
百執事者耳成某則年五十不求聞達徵辟之下徒
使人難於進退而公亦避近名之誚不如且已金公
曰朝廷求賢雖未大用其待罪列卿當薦一時第一
流使其姓名達于 楓宸可也他何足屑仍問曰子
是成君執友可論斯人地位洪公對曰成某負高學

成竊謂守死善道斯人當之金公曰止此而已乎其
見重如此金公雖不果薦而朝廷竟授厚陵叅奉謝
息而不就職癸卯母夫人隨季子守瑛之官德山先
生為母寓于縣之伽椰寺先生有妻家舊業在坡山
下牛溪之側卜居其中扁其堂曰竹雨以為終焉之
計以母夫人故不能歸也其弟知先生意求授積城
縣先生始居于牛溪時甲辰秋九月也自是母夫人
或在積城或就牛溪先生覲省之外不出谷口其弟
官滿先生待母歸牛溪田少土瘠庾釜或罄而母夫
人常極滋味妻尹氏亦和柔寬欲養姑承順不憚勤

苦母夫人稱之曰吾婦能安余志壬子夏徵遺逸特授六品階先生到京城或疑其老不當出先生語人曰吾世臣也豈可僵蹇以辱君命病不能仕則業已定矣但尋便一謝以荅聖恩可也謂之遺逸則非其人矣于時廷議欲試以臨民之官同徵五人皆補外先生初補內資寺主簿入京之日改禮山縣監謝恩不之官吏曹欲授近邑冀其一就啓授免山又授積城先生適疾作未能謝恩俄而母夫人得疾歸而侍藥是年十月母夫人卒哀毀致疾發必氣絕僅得支持猶廬墓終三年先生以祠堂宗法自有禮

制惟墓祭則國俗子女輪其節祀臨時齋送或不誠潔世代寢遠廢祀者多乃復置墓田及臧獲構屋墓下歲祀有閣叔穀有庫具饌有廳致齋有室凡百皆備以至床席咒用之細皆親加規畫無不精固為之立籍以為經遠之圖或曰如此過厚後將至於廢弛先生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後之替引在子孫賢否耳豈可遂料廢弛而先自忽之乎節祀之時令婢奴齊沐掩口而具菜盛甚豐且潔焉先生又憲墓僕為本宗子孫所侵奪乃益之以自家婢奴且命其子曰汝當體我之心遺書子孫俾無侵奪可也先生自少

多疾畏寒晚年益苦雖薄寒不敢出每值春秋和暖
命駕之田間田夫野老與之談話風詠而歸一室圖
書塊然靜處謝絕世故若無意當時而四方風土人
情物宜靡不周知感時憂國出於至情嘗有所感出
孟子好善優於天下及人不足與適也兩章而三復
之曰嗟乎有能以此說進於吾君者乎顧語其子
曰余幾於流涕也每聞郡縣催科輒歎曰吾民饑溺
且不繼何以辦此不怡者竟日四方之士多造其廬
而拜焉縉紳之官于州縣適是鄉者即其家存問休
譽益盛自謙益卑每聞稱道退縮不受自號坡山清

隱後改牛溪閑民曰吾可謂之清隱乎庚申歲復拜
造紙署司紙先生年已六十八矣老且病未能謝恩
尚公時為首相抵簡曰息命出於聖衷其亟來謝
先生復書曰昔者文立不薦程瓊知其稟性謙退年
垂八十無復當時之望故也今公非知我者耶尚公
又貽書責之竟不起焉辛酉冬妻尹氏卒壬戌夏先
生叢濕瘡卧不能起癸亥春病甚自是沉綿日就漸
盡而神更清茂至甲子正月二十五日己亥卒前一
日謂其子渾曰我死矣汝以貧故常欲殖穀而羹親
君子之於貧賤素其位而已何至作如此事乎慎勿

為之渾曰謹受教因泣曰病將愈矣何為出此言乎
先生曰死生常理奚復云云一遭歸盡良是易事渾
請益有所教先生曰吾言在平日至此復何言言語
慮事無異平日授以斂衾治喪之禮且曰銘旌書初
授主簿可也遂更衣就枕將絕左右扶其手命止之
遂卒享年七十二先生天分極高重厚忠信身長骨
秀儀形甚偉喜怒不遽言笑有時望之儼然知其德
光也素志冲澹迥出物表視世之所屑者不啻若草
芥也其學以反躬切己為務以誠為主未嘗輕以語
人常謂學者曰道若大路而聖謨賢訓昭如日星知

之不難要在力行以實其知耳言語之學都不濟事
又曰聖人之門聰明英邁之才不為不多而卒得其
傳者乃魯鈍曾子耳然則為學豈在多言世有能
言聖人之學者盡思而反之身也每勸人讀小學曰
脩身大要盡在於此今人不讀是書懵然不識人道
居家何以事親立朝何以事君乎先生安居靜養得
力尤多老益高明或閉戶獨卧經旬不言或擁衾儼
思夜分不寐每有意會輒欣然自樂語人曰余老來
讀書方知其味無窮使我讀書於今日則庶幾有得
而七十之年衰病俱極深可歎也教誨其子使志於

道常謂曰汝當讀書實踐謹守汝身教育二兒俾知
向方以傳其家可也此二者吾所望也先生兄弟四
人友爱甚篤伯兄家貧常以酒食致養不絕其居家
內外肅穆衆事自理凡有所為盡其規畫必至於成
就其外舅無嫡子只有孽息棄不省經遺命以先生
之次子奉其祀先生曰外舅又有先者非外孫所宜
承祀請于外姑金氏欲取同姓為後金氏不從請收
孽息子之金氏不得已許之乃命名而俾奉祀焉輕
財周急不違自恤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皆振助之
至以減獲分與兄弟朋友略無難色平居日用若無

有異於人而其收束檢制處則確然以淡泊自守常
情所不堪而方且自以為樂也飲食無所嗜好豆飯
菜羹未嘗不飽晚年盤有重肉命去其一衣服只取
周身常服狗皮裘絀紬之屬不以掛體嘗自贊曰其
容枯槁其貌亦古行年四十猶一布衣初心不駁終
始無違宅邊樹桑柘成林而不事養蚕或問其故答
曰使余扶杖倘佯于其下綠葉成陰清風徐來如是
足矣前溪魚鱖亦不喜漁也性雖高潔而接人無貴
賤大小懽然如親與鄉人豪飲食言笑油油如也奴
僕之微亦撫以誠軫其衣食焉及門之士被其容接

者穆然如在春風中觀其眉宇鄙吝自消聽其談論
放心自收其言溫厚平易無知愚皆獲其益聞人一
善輒歎其不可及見人過失未嘗面斥惟示其微意
使之漸化聽言蒙事不露圭角若無可否而至於斷
以義理則有凜乎不可犯者有一上舍請書其先祖
墓碣其文乃李季甸所撰先生默閱良久曰子識李
季甸所為乎對曰不知也先生曰南秋江許詡傳載
此人之事遂不復言其生悟其意不敢復請其筆法
不求妍媚惟以奇古老蒼為主而墨氣高明自成一
家其得意時運筆神速妙若化工評書者推為當代

第一此雖遊戲之末而可想風標之出塵俗也人藏
遺墨以為家寶焉其於文藻略不用功有時吟詠山
家興味得之自然非世之篆刻者所能及也性不能
飲或飲一勺輒微醺醺輒高吟音韻滿室好看陶淵
明詩且悅其為人每有曠世相感之意也其歿也遠
近識者聞之嗟悼曰山林空與司諫院啓曰伏觀前
積城縣監成守琛初以遺逸授本職謝以病終不之
官安居田里願養精神力行古道杜門求志行年七
十有二卒以窮約而死斯可謂一國之善士當代之
逸民其於喪葬宜加恤典請令禮官高確事宜文移

本道俾助襄事以示 國家尊賢敬老之意 明廟
嘉納下其議于禮曹 賜柩一部且 命京畿監司
優 賜米穀出役軍營葬誠近代所曠之典也先生
故舊及常所來往或聞風向慕者皆賻其喪以四月
初二日塋于向陽里先塋之側後二年丙寅 命贈
中直大夫司憲府執義

遺事

思肅公之終也病淋出血先生旁迎大醫嘗試盡奇劑
猶未見效危至於不可測人力之既窮則中夜沐
淨稽顙禱天請以身代之事秘人無能知之者其

進澀兒必自執不以任侍婢其血滲染指掌赤澤
淋漓駭動人目亦莫肯沃盥毋夫人聞其不食蒸
豆與之先生以其手就器中拾取食之不以為不
潔也

及其遭大故彌天以絕絕而復蘇晝夜抱棺而哭哭
不絕聲時名卿有來奠者思肅公文也及至殯席
前侍在柩旁者使之扶出先生然後欲入酌先生
以三鉤棺束甚力愈益疾哭卒不得引去

先生居憂三歲朝夕用豆屑和粟米烹熟飲之白粒
饘粥不食也至於菜果雖甚苦惡者亦皆斥之不

以納口

自墓廬入謁母夫人及門下馬力乏坐休休既久家
僮扶掖而起因張臂據壁且行且蹶入內夫人驚
且大哭曰見汝羸毀殆將死矣汝縱不自愛奈我
老孀何亟命爨婢做飯勸之食曰汝食吾亦食先
生伏哭不食曰嗚呼食不得下母夫人亦哭不食
竟不能奪也

先生在洛尤貧家無蓄物衣服亦極麤粗僅得備寒
暑常時搭肩之外無餘在箱者

嘗過疾幾不全從先生遊者十人自相犇告曰如有
不諱將何以為歛皆曰然相與之議取紙逐名記
十人所出衣衾齋斂之具甚備後先生病愈取記
覽之曰用友懼我死骸肉暴露多其賻禮必欲厚
掩之吾知其大惠然取在吾身上一弊衣裋屣亦
足矣喪欲稱貧此吾之志也

有業學者得四書章圖心悅之以示先生先生曰資
口說以為知則其所知者亦無能久存於心知既
不存則又何據而力行之以盡踐履之實乎

或問聽松於其弟守琮曰如使聽松施設作幾何事
業也守琮曰吾兄透疎實無一做事底手段也南

真先生聞之以為知言云

退溪先生曰聽松高趣善其終始誠末世難見之人

大谷成先生

墓碣

成渾

先生諱運字健與號大谷昌寧人有諱汝完事我
大祖位至領議政是先生六代祖也曾祖諱得識漢
城府尹祖諱忠達縣令考諱世俊繕工監副正妣比
安朴氏司諫孝元之女以弘治丁巳生先生于京師
辛卯選登上庠壬寅用大臣薦授社稷署叅奉不就
癸丑除 光祿叅奉供職數日棄歸丙寅舉經明行

修 明廟命驛召赴朝將訪治道待以不次先生辭
不獲免自載至京拜通禮院引儀 命登對固辭以
疾再遷造紙署司紙謝 恩再上章乞骸竟退 命
賜食物今 上初特徵累拜官不至隆慶辛未令監
司存問給米肉癸酉 下書特召者三皆上章辭超
拜司贍寺正 賜表裡一襲命本道海郡輸送周急
之資且 賜鷹乙亥得疾 上遣醫資藥戊寅拜司
宰監正又 命賜粟己卯五月疾篤 上命醫馳視
未至以其月卒享年八十有三 命賜祭賻官庀葬
事意先生居林下四十年其所以杜門求志者必有

其學謙退確守者必有其見玩而忘飢不知老之將
至者必有其樂人但見考槃澗谷琴書自娛而已若
其所存則鮮能窺測而平生不欲人稱述遺音不可
違故不敢請銘于當世立言之士

祭文

李珣

天賦純粹雪月方潔不受世羈考槃空谷學務存心
琴超古音孰伴林居有鳥有魚羽儀先朝白駒遄歸
立懦廉頑百世是師

又

成渾

先生之生維岳降精氣溫質良冲澹和平早歲力學

志慕聖涯沉涵深造蕪茂文辭中年懷寶天畀其施
旋遭世否叔氏凶禍羅織大張不能及我時乎不可
浩然獨蹈衡泌洋洋爰得我好我輩我瓢浮雲富貴
虛恬靜一淡乎無味淡乎無味得味之真安土順天
萬物皆春有水有石是避喧煩嬉嬉琴酒聊與晤言
絕類離倫孰窺其藩不出戶庭令聞日章天書鼎來
聘獎是將安車執微執德彌謙弗造前席進退謹嚴
同時被薦匹休其鮮卷懷而歸抱負不展蹈常守素
既安且固眉壽至耄不憂不懼朝家隆禮養以大老
世人咸慕知尊其道林下高風鳳翔千仞庶敦薄俗

習尚忠信云胡一疾遽至不憚小子嬰疾各處一方
病不舉扶歿不臨喪千里承訃設位弔哭儀形永隔
遺躅莫續一訣終天痛纏心曲惟我先君堂親兄弟
歲月幾何今無在世子子孤露誰念我悲窳窳既卜
即遠有期尚阻奔赴悼我抱羸緘辭致誠往真薄具
不亡者存鑒此哀慕

又

鄭述

河嶽儲精篤生我公愷悌所性淡泊由中風儀峻整
氣宇寬洪外不勝衣內貫秋虹夙資麗澤道義磨礱
矯揉日強深密加工靜坐彌日端默收功持養既久

真實積充剗似鍊金鑿若磨銅如蘭之馥如春之融
禮謹愈恭德造愈崇人望自敬狡偽獻忠與世不偶
豈受樊籠返駕山中道亨身窮富貴榮達浮雲太空
世俗紛華我視如矇澗谷幽深樹木蒨葱樂只於斯
一畝之宮牛背訪壑前導短僮一壺自酌和氣冲冲
吟哦時暇寓懷孤桐或時相值牧叟樵童悠悠我思
獨契洪濛精神之妙鬼神唯通夏木陰深春草萋豐
半階雪竹一片霜楓晨風蕭瑟夜月玲瓏四時朝暮
興與人同山日遙逢世日忽忽優哉悠哉樂此長終
輝登馨聞上徹宸聽息命出來惟旌與弓幽操益

勵辭以病聾脩然雲外冥鶴孤鴻 龍賜屢領禮愈
陳种遠近宗之望若華嵩遠也後生晚龍春風陪奉
誨言窮幸顛蒙惟其頑甚愧不克躬瞻戴之忱徒切
慳慳頃歲冬初來叩軒櫳引入卧內仰德彌隆謂盛
風眩瞻視或嘗我時聞之愛心忡忡神朋扶護侍在
上穹云何不淑視天夢夢自聞凶計憊病疲瘵奔赴
未即增益哀恫茲焉來哭宿草枯蓬目擊感生悲愧
交叢仰惟高儀卓立吾東不淫不移展也豪雄正大
光明如日耀紅令其已矣無復我翁莫杯侑詞淚發
盈腫不亡者存鑑此衣衷

遺事

大谷仲兄遇於乙巳之禍觸忤權奸遂被中傷極慘
大谷自是絕意於世

丙寅南冥先生赴 召行至竹山路上遇大谷自都
城拜命歸來南冥曰今此一路賢者或上或下此
何等時耶相與一笑而別

先生嘗論己卯事曰當時人物輩出其中拔出如靜
庵冲庵者若干人其間虛偽浮妄如金鎮之徒徃
徃有之為人所笑罵鎮甚有時望名聲籍籍吾等
亦願見其面目未久鎮妻死後娶吾洞內蘭墻家

往來頗久隣人知之甚詳渠在妻家飲食少不如意輒擲破盤皿杖撻婢僕其妻又不能堪其妻盡賣帚幅以為食此輩處家所行如此假名干進名流之敗不必不由於如此輩

南冥先生曰公律身如玉人莫敢間焉

退溪先生曰成健叔清隱之致令人起敬可惜時人不甚知其高耳然知不知何關於隱者事

宋室庵

神道碑

宋麒壽

惟我從兄主庵違獨於嘉靖丁未今 上廟踐祚命

復爵秩唯是墓道昧昧無徵敢紀其世系叙其德行履歷以識之惟我宋氏恩津世胄六代祖諱愉隱德不仕踰雙清堂雙清以下諱絀祀持平諱順年禮曹正郎諱汝諧安東府使叅奉諱世良於公為考考若祖以公俱 贈爵妣文化柳氏即高麗大師車達之後以弘治己未日南至壬申生公娟好靜秀長益端重在髫髻耽讀書遂大肆力於文捷正德辛巳科選八史局俄選弘文正字仍 賜暇讀書乃一時極選而於公不為榮也由正字轉至修撰自是出入清顯薇垣霜臺夏官春坊中書皆所歷敷其在臺金安老

用事輒力劾未幾出牧濟州擠之也與疾還萋斐成
文繫治之僅得原流泗川姦人伏辜 徵拜禮曹叅
議遷承旨己亥特陞嘉善為兵曹叅判歷禮刑二曹
丁內艱服闋拜大司成倡以性理之學盡其誘掖之
方諄諄不倦出於至誠士皆願立於館下而有所矜
式焉移大司憲吏曹叅判出按湖南首訪有道之士
務講學敦教化南俗丕變得於觀感者多及奉使上
國一行且不污貨華人稱公以一片冰玉 中廟賓
天朝議須公調劑道拜憲府長公亦譽譽自任時權
姦李苞尹元衡濫荷 恩命則全臺論列奮不顧身

而至有以他事欲罪元衡兄弟者則乃謂在先朝則
可 母后在今不可遽俞其深憂遠慮為 國家謀
者類此適為漢城左尹 仁廟繼陟時事大變曩時
側目摘公罪不得指為浮薄領袖斥歸田里一室圖
書對越神明時有遺懷之作冲澹自適若無意於人
世而其愛君憂國懇懇不已之誠未嘗一飯忘也曾
未數年後 命至是九月戊辰也嗚呼痛哉公即沐浴
浴具冠帶從容就命神色不亂語其子勿以我為戒
怠於為善且貽親舊書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云是
夜白氣貫屋亘天彌日不散豈無以致之歟公自少

已有成人儀度清修拔俗不以事物嬰心慈詳愷悌
好賢樂善晚而求道慨然有朝聞道夕死之志屏去
浮華專務萬寶聖賢之書未嘗釋手邪僻之氣不設
於身闕於中肆於外望之知其為有道君子也行之
於家極孝悌推之於國蓋忠恕以至待人接物無間
也平生行事正大明白無一毫可議是雖天資之美
而學力所至夫豈小哉至如孝感有應白鷺來巢友
愛天至恒同寢食在公為餘事不必論也且與金慕
齋李晦齋二先生同朝推許或將格君之疏必取咨
斷或托安危之責於易簣之際相信之篤至如是後

之欲知公者蓋於二先生觀之噫公之所成就如彼
其卓卓而齋志而歿為世大戒不亦悲哉斯人而至
於斯豈獨斯人之不幸也公諱麟壽字眉叟圭庵其
彌也以其年十一月辛卯癸于文義治西楮子山夫
人兆右夫人安東權氏牧使博之女菊齋文正公之
裔賢有範先公二男曰應慶娶府使李震女女適士
人權順忠敏公健之曾孫應慶有女無子以公之兄
孫承祚為後女長適幼學金文一次適佐郎李廷馨
順有男曰和龍仁縣令側室女適宗室丹城守鎮生
男女幼公之亡也人咸咨嗟痛惜而其餘風遺韻至

南冥別集卷三
今猶使人感發而况前雪幽枉 息及泉壤亦可以
少伸忠義之氣矣遂為銘曰胡賦之豐兮而命之偏
不忤于人何負于天天之茫茫吾不知其然有不能
不存有不得不傳百世在後其必有慨然於斯者焉
遺事

南冥先生厭科舉之學專意學問眉叟見而喜之以
心經與之南冥曰善反之具都在是書吾友以是
昂之與人為善之意奚啻斷金耶

圭庵以冬至副使赴京退溪以詩奉贈有曰廣平先
生鐵作腸湖南今歲留甘棠歸來受命賀 天朝

星槎迢迢上銀潢海東精英大雅資不怨賢勞馳
四方

圭庵甲辰春為金羅監司與李晦齋會白場寺有唱
酬詩八首其一曰嶺上春風物色新尊前笑罷道
吾真夢驚西省違鸞殿心折南闕隔美人談話偶
留孤寺榻曾懷為說十年塵江湖未散憂天下前
席何須說鬼神其二曰思歸苦說舊林泉把手相
看却悵然大道欲聞嗟我晚斯文未喪要公傳靜
觀只存為魚樂達識何論木雁傳碁局已知人世
重休將萬事問蒼天

德恩宋麒壽圭菴之後弟也畏禍浮沉乙巳年間煞
做好官及圭菴被禍尹元衡謂麒壽曰圭菴獲罪
心有所未安耳麒壽曰特地梅花豈能獨存人之
生死莫不有數一世之人非笑之

李栗谷曰公為人忠孝俱至幼年喪母任情過哀所
伏苫席因淚必腐燕柶廬幕其雜皆白人以為孝
誠所感及立朝名重一時 仁廟初年士林倚以
為重不諒時勢欲做三代事業羣奸側目竟得禍

松溪申先生

墓碣

南冥先生

吾惟後死朋友先焉三足去而東洲黃江隨之聽松
又繼之天佑愚翁之葬吾既執其紼而銘其石子敬
仲玉之已其家人應亦以植為知己將必以表求數
家子弟皆未曉父兄之意強以其所不忍者索焉瀝
血為碑寧非毒耶今有子誠之子有安復以其碣求
余忍為之耶公諱季誠字子誠享年六十有四嘉靖
皇帝壬戌癸子密城之東村長善里申氏系出平山
鼻祖崇謙為麗朝元勳衣冠兩朝赫世彌盛者近一
千年嘉善大夫同知中樞 贈左議政自守乃君之
高祖也曾王父允元軍資監正王父承濬生負未立

而天考傳早風眩不顯娶判書孫永裕之孫荀茂之
女生公公以學問操身終始不渝而無競維人繩墨
齊家儀表一鄉而人莫敢間嗚呼不亡者雖存其亡
者已亡今日之子誠明日之捷仲言尚有枝葉乎忽
投笔一噓銘曰吾黨有人中君為最齊莊於內冰蘄
其外私淑諸人松堂之門雖家食言遺香則明

行狀

金紐

先生自號石溪卒後學者尊之曰松溪先生姿貌端
潔氣度莊嚴動靜語默皆律以規矩蓋自少時有志
於聖賢之學不為科舉之習沉潛經傳之文最愛小

學之書以誠為持敬之本真積力久義理之蘊奧事
物之是非表裡洞澈其論說本末極其歸趣應接酬
酢無纖芥底滯于胸中浩然有不可禦者矣早從松
堂朴先生學又與雲門金先生南冥曹先生遊有師
友淵源嘗曰名教中自有樂地非膏粱而飽非文繡
而羨非鍾鼓而樂聖賢豈欺我哉又曰存養熟則氣
像自好省察久則應事曲當又曰顧確二字吾未嘗
忘諸懷又作素屏二幅一書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一
書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展之燕居客
至則卷去中年喪長子頰傷痛即入戴岳山絕頂樓

金剛庵兀然而坐終日竟夜不與世人通者幾數年
後門人請還舊居構草堂數間于石溪邊松竹林中
彌石溪精舍冠服惟謹焚香對越望之如泥塑嚴不
可近及待人接物渾然一團和氣也人有不可者至
則接以禮而正色不言其人慚汗惶懼即辭去子弟
請其故先生曰邪人不可近亦不可拒其來但當待
之如是則彼必不復來矣在三十歲前寢無衾枕夜
去燈燭不脫冠帶對案兀坐潛思默念至夜深則憑
几暫睡而已四十後始有寢具然率以二更就寢鷄
鳴而起至易簣如一日平居甚厭煩擾婦人小子不

使之近前家事付之子弟常淡如也然治家嚴肅不
可犯子弟雖年壯不許升堂對坐進退周旋悉教以
禮節為學則必先入之小學使為涵養之根本而以
踐履為實為務至於僮僕亦莫不待之以禮法不敢
有所縱恣人遇之皆知某人之子弟與僮僕也人有
喪朋友則限十日不進酒肉族黨則雖無服斷肉一
月近則親為之護喪遠則遣人吊祭然量其情之輕
重而有隆殺焉鄉人有行不合義者必曰寧受罪於
官願勿使申先生知也公卿大夫士入其境聞其名
者必先趨謁時謂之山林宰相 朝廷屢以德行徵

托疾不起遂以白衣終

行狀後

裴紳

先生自少多病居閑養病靜處不出以格致誠正為學問之根本以修齊治平為學問之功用其言語動作一出於正聞人之善則喜形於色聞人之不善則悶惻于中居家則盡孝悌之道而家道肅處鄉則致謹懼之誠而鄉人悅怡然而肅肅然而和由親戚朋友至於族黨閭里莫不滄然敬之其學出於松堂朴先生鷄鳴而起盥梳端坐默觀圖書雖隆冬盛暑曾無少懈與黃江南冥三足堂為友相往來其存心本

源也曰涵養久則自然清明高遠其應物致用也曰省察精則自然泛應曲當至於晚年所見尤高所造益深有非俗儒拘士所能窺測嗚呼真積力久自可措諸事業而一無所施守死林泉可悲也

遺事

申先生嘗言悠悠泛泛都不濟事勉勉循循自有所至

松溪嘗言寒暄堂苦心力學上仰仰蘇利庵終夜不寐與叅禪僧一美於道學却有病痛

松溪病亟之日小室在旁泣曰請處置妾生涯事怒

南冥別集卷三 二十二
曰吾將死敢以汝生事為言耶命點之其劉烈如此

松溪嘗以紅圓子遺南冥南冥謝曰每逢君侯葭藥居多外病與內病俱未除去良可嘆也

南冥先生曰子誠外若潛退內極剛果白首不變只此人也

又曰子誠吾之畏友也

南冥先生晚年稱許只松溪與大谷耳

葛川林先生

行狀略

門人鄭惟明

先生諱薰字仲成自號自怡堂人稱之曰葛川先生最後又自改曰枯查翁考諱得蕃初舉進士遂絕意世路屏跡山林唯以教子孫訓後生為事妣晉州姜氏即叅奉壽卿之女以弘治庚申七月十五日生先生先生生質粹義德冠夙成少小遊戲已有成人儀度家嘗染痘進士公避次隣舍而伯氏已遘疾先生不忍舍去強自願留夜嘗入護于側晝則出竢于外足跡未嘗干於避所惟從外間窺候其安否而已時先生年甫五六歲矣年稍長知讀書念經已通大義然而進士公嘗言後生學未及成而先事著述之不

可故未嘗為屬文之習至十五六時始試為之其立
言遣辭通透紆餘已有文章體制金慕齋嘗按本道
一見先生知其有遠大器獎歎不已丙戌冬丁內憂
與二弟守墓于家北之原三年未嘗脫經帶惟省嚴
闈之外不離于几筵嘉靖庚子中生負試二等一人
自是累次居泮雖處稠廣之中常專靜自守不為苟
合之態而亦無崖異之行故朋儕之間知之者信其
有恬靜自守之操而愛敬之癸丑用館薦授社稷署
叅奉先生乃起就職明年移除集慶殿叅奉恪勤職
物不以卑遠為嫌乙卯移濟用監叅奉先生以親老

不就職秋復授典牲署叅奉進士公督令就職未幾
辭還時進士公年已八袞先生與弟叅奉台之右懼
侍就養無方時先生行年六十氣力衰耗而定省之
禮未嘗或懈辛酉夏丁外艱攀呼擗踊勺飲不入口
者數日既葬因居廬于墓下日三上食哭必盡哀雖
古人之盡禮者莫或過焉服闋縣官以先生兄弟孝
行將舉鄉人文牒上于本道先生即陳情自解其略
曰夫孝之者誠為實禮為虛也禮雖盡誠猶未驗則
不可以言孝而况禮亦無足觀乎云云本道舉縣牒
以啓明年甲子 上命旌先生兄弟之門其後 上

命選明經行脩之人超授六品職大臣主其選得六人焉先生其一也即拜彥陽縣監是丙寅七月也其餘若李一齋成鍾谷金公範韓公備南公彥經授職皆視先生之秩先生感激 恩命即義赴闕之行而道病不克行事聞 上命劑藥以送又令本道題給食物有 旨調病待秋涼上來云九月有 旨六賢皆乘駟詣 闕上引見問以治道先生曰人君之政化莫先於修身又曰專務修身之道而勉強不已則所謂治國之道為學之方不待化求既退 上命手寫所啓之語以進 賜胡椒又 賜酒于慶會門既

赴任深以縣殘民疲弊瘼多端臨政常有惻然之念會因災異求言遂上疏條陳先之以國家之事繼之以本縣之弊疏入 上降批曰該曹大臣一一舉行又傳于本道監司曰林薰身在親民之官目覩蒼生之困仰陳各條之弊予甚嘉焉卿其傳此意于本縣云未幾先生辭還其後大臣議革四條之弊今 上嗣服拜先生軍資監主簿辭不赴旋補比安縣監辭 陛之日 上引見于便殿問曰聞汝有學行如有所欲言言之可也對曰先王之朝嘗一引見問以治道小臣以正心修身之說敢獻焉孟子告滕文公曰夫

道一而已矣小臣於今日 聖問之下不敢復有他
說臣觀自古帝王莫不以正心修身為說其治效鮮
有著者其病有二一則例以儒者之言為尋常而不
加察一則無自強不息之功終至解弛伏願 殿下
勿以儒者之言為尋常而加自強不息之功則社稷
之福也 上曰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孰為最賢啓
曰宋仁宗為賢君也 上曰文帝不如仁宗乎啓曰
文帝固賢君也但不免為黃老之學帝王學術未為
純正臣不敢以為賢君也 上曰太宗何如也啓
曰太宗雖賢內多慙德臣不敢比倫於帝王之列也

上曰仁宗果盡善乎啓曰仁宗恭儉用賢君子布
列于朝誠賢君也然仁宗之朝君子小人互相排擯
以三代聖賢之君論之亦未為盡善也 上曰古事
則誠然矣當今惡務豈無可言者乎啓曰當今之弊
莫過於生民之困悴也又曰民惟邦本救此然後治
化可言也既退 命招于承政院 賜胡椒又 賜
酒于慶會門既之任明年遭俞夫人之喪其冬遂辭
還先生為政二縣皆以學校之政為先務其懷民禦
吏各盡其道萬曆元年除知禮縣監以疾辭不赴俄
陞奉正寺掌樂院正赴 召十月改守光州牧使先

生即引年辭避有旨不許赴任州有天鵝之貢民甚病之先生即馳報監司轉聞朝廷命蠲過半之數又其民素患賦役之不均而莫之敢改者久矣先生即與一二鄉人改紀田簿以均其役民甚便之在州日具冠帶早衙坐仕至夕乃罷若一日不仕心常歛焉時上命揀守令有清德者監司舉先生為蒼有公廉潔白民目之以冰壺之語越明年甲戌辭還乙亥冬上命賜食物先生具封事以謝曰昔有郭公者其君賜之食則曰臣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衣則曰臣願賜一國之寒者此誠微臣今日望殿下

之初息也又曰藉軍騷擾之弊其禍之烈無異於項羽符既之所過此其言其時為御史者刻剝肆威之慘也丁丑秋再授掌樂院正以老病辭不赴上命賜食物即以封事進諫戊寅秋又賜穀米進箋以諫壬午夏持加通政為掌隸院判決事即上封事首陳難受濫階之意而附以軍民之弊末以反本之語專責君上是年十一月感疾自是沉綿至甲申正月終于外寢享年八十有五先是本道以先生病馳啓既卒之數日國醫以命賁藥以來計聞上命致別賻家素貧之類遠近之賻以成欵殯之禮越四

月為子家北從先兆也先生天分其高氣質純粹神
觀碩膚儀形秀偉辨局宏深趣味遶遠平生無疾言
遽色喜怒不形於辭氣不近麴孽不喜聲色於物無
嗜好之偏泊如也其見於容貌辭氣之間者溫厚而
和平人有一善則欣欣然語不容口有不善則赧赧
然若無聞焉故賢不肖無不各得其懽心蓋其所得
於天者既深且厚故其於學初若不煩於矯警程督
之嚴階梯科級之密而胡思亂想不接於心術之間
戒慎恐懼恒存乎隱微之際窓壁几案間大書誠敬
二字及思無邪無自欺等語心存目在常自佩服閑

居未明而起起必盥擲衣帶必飭對茶觀書及其倦
而休也瞑目隱几休而起也復執卷而臨之夜久就
寢既寤則擁衾而坐如是者日復一日老而益勤先
生之於為人初非依本分不踐迹而已底人其所得
於學問之力者多矣嘗謂後生曰吾自少每追思前
日所為未嘗不自兢惕而至老猶然又曰人要使平
生所為無不可對人言者可也嘗以家貧親老龜勉
為舉子業其治經也不以記誦訓詁為急雖當科舉
急期亦必以傳註遡流經義淹貫乃已見世之為舉
業者於經傳或塗抹削去以便講讀者必加呵禁焉

嘗言學者但宜觀古史而不知我國之事可乎故廣
求東史流覽不輟其處鄉雖閭巷間微賤之人無不
曲加撫恤其自奉則常極淡草未嘗有食肉之念年
至八十乃言曰吾乃今覺吾之衰也得一羹味則加
一匙飯也自少不事產業屢至空匱叅奉公家業和
優經理周救一如己事而並至窮乏焉與盧王溪有
心許之契晚年相信益深與南冥曹先生亦有畏敬
之分而南冥每以容量推許之晚復與退溪李先生
契許深密如久要云雅好山水嘗携叅奉公約與南
冥王溪遊於花林洞徘徊探賞之餘吟咏唱酬劇談

性情而羅迨及晚年候謁於門屏者日益衆相與商
確義理談說世務每有浮薄喜事之戒而以忠厚鎮
俗為心先生自少著述不多中年以後惟疏章簡牘
之外無幾焉人或託以碑誌應之者亦少不喜為
詩晚或有寓興酬唱之作而冲淡渾厚如其為人焉
其稿若干卷藏其家

遺事

庚午先生承 召入對建白于 上曰李滉之去深
用未安夫李滉不以此出之賢也方今 聖上春秋
未高聖學亦方將就如滉之賢去離左右草野安

南冥先生集卷三 二十一
意至為未安 上曰汝知李滉乎啓曰臣未嘗一
見其面然豈不知賢乎 上曰此人苦思家鄉強
自歸去不知歸去之後何如在也啓曰臣之居與
李滉之居六七日程其詳不可知也大槩無病而
在云云

或問南冥於葛川葛川曰南冥豈吾東方再生之人
物乎

葛川性寬厚御僮僕任意怠頑嘗與南冥遊行葛川
鞍具不完騎則必絕南冥先生使打了其所帶奴
晁後又絕葛川徐語其奴曰曹主簿知之則奈何

奴即解帶堅緻葛川笑謂南冥曰今日吾得免墜
轉賴君打了此奴也

南冥先生曰仲成德先合置都堂一隅以鎮浮俗

南冥先生別集卷之三

